

唯一步進的大眾讀物

每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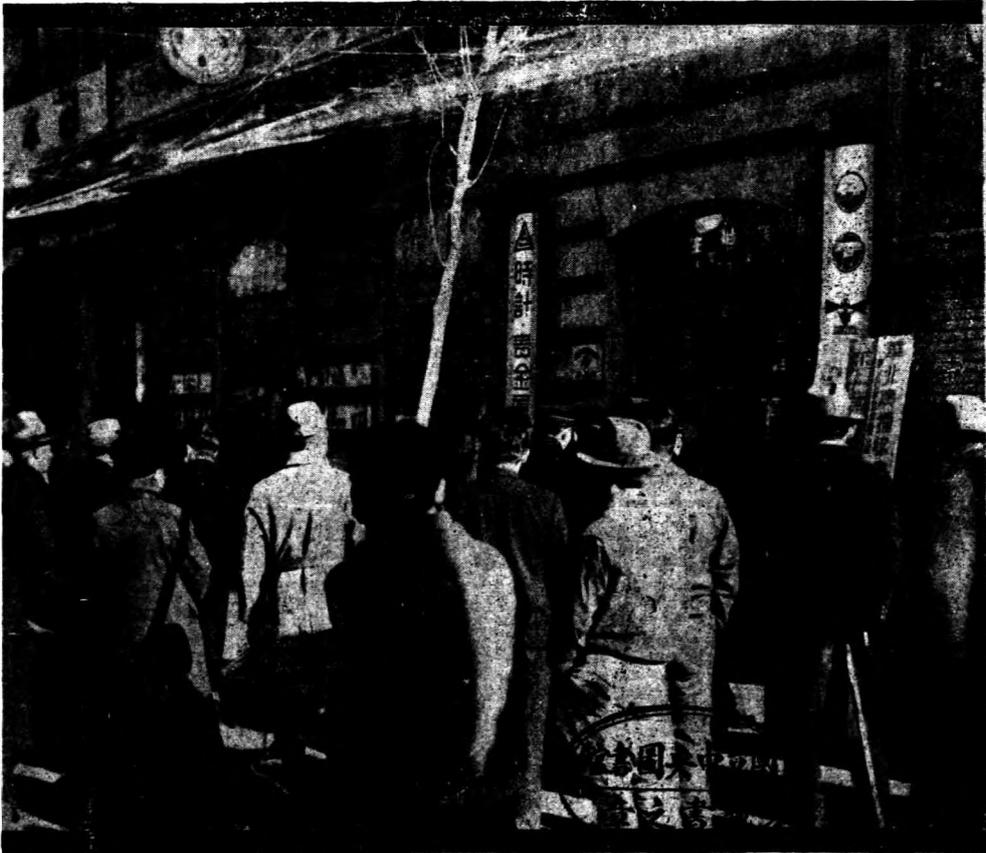
147

出版

友

惠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發行



第一號... No. 107 30. 12. 14. ... 第一號

南大圖書

「次一時代的歷史一定要以新嘉坡為中心而寫出來！」

二日海空軍猛襲下之新嘉坡！

實 哲

自從遠東情勢緊張以來，新加坡久已成了舉世注目的大軍港，然而為要對新加坡有進一步深刻的認識，更因為前日英美戰爭的爆發，我們所需求的已不是虛汎的宏論而是切合於當前新加坡狀況的實際論調了。

新加坡位於檳榔嶼無二的地點，世上不論任何國家處在英國的立場時，也必定不惜任何犧牲在這裏建造強大的軍港與要塞的。構成大軍港的條件當然首先要灣形適宜水深不凍，而此外第一須有便利的應援路線以補給物資之不足，第二須要難以受到敵方攻擊，第三更須位於戰略上要衝之地點。這三點完全具備，港灣又合乎理想，這種港灣在世界上實在不說完全具備以上四種條件了。新加坡是馬來半島南端隔着交賀海峽的一個島，島的面積為三百八十平方哩，商港建在島的東南隅，現在所說的軍港位於商港西方十二哩的地點。從歐洲航來的船隻都一面唱着「椰子熟了」之歌歌來在暹和平的新加坡商港裏，看到那四周平坦的海濱，誰能想到這是全世界第一個大要港呢？可是在不遠西方的印度地裏却正橫着堂堂的軍港！

一九一九年吉利可提都以下列二條新國防提案：(一)建設主力艦八，新編艦八，巡洋艦十二，驅逐艦七十二，潛水艇五十六，特務艦艇若干而成之遠東艦隊。(二)建設完善之大軍港於新加坡為其根據地。而且為了選定軍港的敷設地帶更巡察遍歷境內決定了現在的地點。同時澳洲首相修茲，新編蘭首相馬薩，都一致希望軍港之所在不要距離新加坡商港太遠，而這個地方亦恰能副其所望，所以說新加坡軍港的所在可算是正中在英帝國「舉國一致」的焦點上了。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她底確是南洋唯一的一要港。

軍事家們說：新編蘭、澳洲、印度像一把鐵錘而新加坡就是這把鐵錘的運轉軸。誠然，從英帝國廣汎零落的國土中除去加拿大、南非、地中海三方面，其守護所餘半壁江山的重任底確都由新加坡担起了。不是新加坡、新澳、印三者的任一個都沒有這種資格。最低限度她們都有位置在一方的缺陷，而獨有新加坡正位於三者的中心，以此為根據地倘能擁有一強大的艦隊，則地球上任何國家都不容易派海軍侵到錫、澳、印三地去。打開地圖一看就可以明白任何國家的遠征軍都不能撤過新加坡進到印度的加爾各答和科倫坡去。馬六甲海峽固不必論，就連生達海峽(Sunda)都不能通過。換句話說：新加坡不但可以防衛馬來半島對印度也是最有有效的

防禦。只要是新港健在，那可以斷言誰的手也不能觸及印度，然而倘缺乏強大之艦隊，欲使新港健在，談何容易！其次是澳洲，因為地形上的限制所以能够攻略澳洲的國家只有日本一個，日本本國主要軍港與澳洲的新加坡和澳洲間有二十年悠久歷史的航空路線，並且海上交通有途中許多連絡的據點。如果日本採取南下直進的政策，那麼以新加坡為根據地的艦隊一定圖謀於中途截擊，然而遠水近火，恐難發生效果。雖有新幾內亞、波羅門、俾斯麥諸島供作哨戒潛水艇的小根據地。亦恐無補於事。對於新編蘭而如此，根據最近的防衛協定美國固然可以就近由珍珠灣或薩摩亞等地派艦防守，新港也必定不能坐視而派艦保護該島。然而二者距離都太遠，可以防者日本海軍的南進，而不能阻止之。所以說新加坡確位於支配英帝國遠東方面所有領土的樞軸地點。然而並不能完全防衛這些土地。

羅巴特元帥說：「次一時代的歷史一定要以新加坡為中心而寫出來。」當然也是因為新加坡所處的地位，足以決定三分世界後東南洋的政治之故。在另一方面，她可以支配南洋的寶庫(荷印)。尤其是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三島，如果說新加坡是一柄銳刀，三島就可說是鞘袋和刀掛。三島嶺新加坡而存在，同時新加坡也昂然擔起了這責任。站在軍港築堤的一端向南眺望，可以隔着馬六甲海峽看到蘇門答臘重疊俯伏的山脈，空軍在十五分鐘以內可從軍港蘇門答臘油田的上空。距離婆羅洲的海岸才只有半日行程，快速的驅逐艦只消十小時就可到達爪哇。所以從軍事方面說荷印的三大島不過是新加坡的屬島而已，一旦受到新加坡英軍的攻擊以目前的軍備說必然立即投降，荷屬政府當局也因在國防上須依賴英國，而在行動上也只好聽從英國的指揮。反過來說荷印諸島的防衛中賴於新加坡，當然任何國家和荷印發生戰爭也必然要和新港的英軍發生戰爭。荷印的軍力較弱，恐怕敵不住日本的攻擊，一旦為日軍佔領，則一來距離新加坡太近，二來切斷了英美的聯絡，實是新加坡的致命傷。

其次說到新港對日本的威脅。英國海軍人士說：「以新加坡為根據地的潛水艇，可以單獨無補給地從太平洋橫斷津青海峽在日本海內遊戈數日然後悠悠返港。如果是依利薩伯皇後級的主力艦也可以直接出現於九州附近海，如果是喬治皇帝級的新銳艦，就令往返東京灣一次尚可續航四千哩。」按比例計算起來，新加坡給予日本的威脅較之日俄戰爭當時的旅順口

實在更甚一層。也就是日本海軍力倘使較弱那麼就可以北上採取攻勢。然在十日下午英國遠東艦隊的兩主力艦「巴爾斯號」及「威爾士太子號」於相差二十一分鐘的短時間內，先後被日本空軍炸沉後，此種論調事實上已知其不能實現。

其次是這個重要的島上英國軍備設施的檢討。過去日英同盟的二十年英國未曾着手。當時的軍艦暫時利用着商港，直到一九一九年日英同盟廢棄後才着手防衛工作，派吉利珂進行調查，一九二〇年成了內閣會議的秘密決定事項，直到一九二一年華府會議時始提出報告。於一九二三年四月籌港計劃乃公表於世。那時決定以一萬五千圓之經費繼續十年構築軍港要塞。其費用的一半用於建造碼頭，船塢，軍用鐵道及道路，以一千七百圓建造貯藏庫與工場，一千圓置機械器具，一千圓用於掘削築堤，其他作為購買土地，建造營舍及預備費等。當然只憑此種難以滿足大軍港之所需，更因為其中未有防備費，故其後屢經追加，至一九三八年其總支出遂打破三萬萬五千圓以上。這些追加額中大半都用於陸上及灣內島嶼的砲台及學學的建造上。從一九三九年以來其追加支出悉由軍事費中撥轉致其確額不得而知。

在戰略方面新加坡固可稱為世界第一大要衝，而在實際上其詳細的防備情形外國人絕對不能清楚。外國人裏曾經到過新加坡內部的只有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在新港行落成典禮時，有美國三隻巡洋艦的將兵非正式參加。當地使用的馬來人和中國人雖可少知一部份過去的事，對於重要的部分和其綜合本體則全然不知。至於一九三九年以後改造擴張的部分和內部水上的要塞就運美艦的將兵也不知其實情。

軍港區域在陸上計二十一平方哩，海面上約二十平方哩，這裏是英國人也不許進入的軍港要塞地帶，全部為海軍所有地。陸上的部分切取新加坡的西端，築有德國基哥福利特戰線式的堡壘，一帶即陸上備有大砲，據推測自一九三七年以來已計有一萬以上的陸軍，內中構築多依從機械化戰術的泰士「米爾」大將之意見，所以想像中必有馬奇諾防線那樣的實體。在軍港的後身有貯藏石油一百萬噸的設備和埋藏於地下的軍需品倉庫。貯油庫最初建於地上於三年前改造為地下式。更因為擁有大量的混凝土，所以兵舍也都有耐空設施。兩大船塢可以說新加坡軍港的財產，一個是浮船塢，一九三三年建造於本國，從一萬哩的海上曳航而來。另一個是耗去一千八百萬元造成的乾船塢，定名為喬治五世船塢為世界第一之船塢。共費去六年的時間和五十二萬立方碼的水泥。前面的浮船塢可以修理現世界最大的軍艦，有越即可保障一個由四五隻主力艦組成的艦隊作戰，太平洋以至南洋具有這種修船設施的港灣除日本只有夏威夷新加坡兩處。至於喬治五世船塢，長一千呎寬二百呎，可容五萬噸的軍艦，並且構造完善，軍艦的噸數倘更增加則斷須增加長度即可。這兩大船塢是吉利珂提督

理想中大艦隊根據地的第一要件。兩者相對立於相距一公里的地點，附屬於船塢的機械工場等部分別設立以備一方受破壞時的念需。上面所說兩個船塢規模雖大，可是現在英國的海軍尚無需此種大船塢，這實在是英海軍當局的神經過敏。

一九三七年總計英國在東南亞的兵力為航空母艦一，大巡洋艦七，輕巡洋艦六，驅逐艦十八，潛水艇十五，特務艦艇等十九。一九三八年一月，海軍界軍閥人員奧特氏雖曾主張派遣主力艦五隻，航空母艦一隻，巡洋艦五隻，驅逐艦二十隻，潛水艇十二隻至遠東，後因英德戰爭爆發而無形延期。後來其艦隊之活動就因為英當局嚴守秘密而不了了。

前面所說都是新加坡備戰的基本設施，下面詳細地說新加坡對於各方面——陸海空——防禦的準備。

先從陸上方面說起，凡從陸上來的敵兵都必須通過泰國的克拉地峽才可以接觸到馬來領土，那必須要經過七百五十哩的森林淵藪之區，運輸艱難，不免延宕時日。至於海上方面，在沿海岸有一列隱蔽砲台，在海峽內多數島嶼上也選地形險要的地方設有砲台。各島嶼上的砲台並不限於軍港水域以內，像商港的正面和對岸波里加里斯羣島上面都有。為了保持軍事上的秘密現在凡從新加坡開往東方的船舶，都必須由英軍指定路線曲折迴還而後沿荷印蘇門答臘之岸邊開往太平洋中。海港前方港防敵人奇襲艦艇的侵入散設水雷，沿軍港正面諸島也都設有砲台。新加坡島周圍多小島和暗礁，最不適於潛水艇的水中航行，更造成防備敵軍襲入的天然屏障。最後說到空中方面，為了防禦空軍之轟炸，在陸地和近海島嶼上設有多數高射砲大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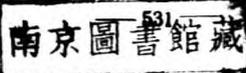
(下接第五頁)

吾友

第一卷第一百零七期
 卅年十二月十四日出版
 主編 顧 湛
 發行 吾友報社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電話南(三)局四二八〇
 本報文字非經
 允許不得轉載

本期要目

本市王府井生時堂前傾聽戰事消息之日本羣衆(封面)
 日海軍軍艦下之新加坡
 美國陸軍的真面目
 學生五女生活近況
 猶太人的復國運動
 談到澄清吏治
 人不如狗
 我離去的朋友
 怒海餘生
 男先生的荒唐
 文藝隨筆
 媽驢山
 回憶的念珠



「德國人既不能渡過海峽到英國去，何能立即就來到美國？」

美國陸軍的真面目

君平

在羅斯福擴充軍備與積極採英的口號下，美國青年都穿起戎裝，入伍受訓了。由於實際的軍營生活使他們知道美國陸軍有許多應當立即改善的地方。受訓的兵士在談話中，家信，以及寫給報紙或雜誌的文字裏，無不表示厭倦軍營的生活，抱怨陸軍內部組織的渙散，軍官們的無能。為此，美國《生活雜誌》特派記者親臨美國南部的幾個師團軍的師團裏，費去一禮拜的工夫，去觀察受訓兵士的生活，聽取他們的意見，以求認識美國陸軍的真象。此篇即為該雜誌記者的記述，揭發了師團軍的內幕，歷舉高下級軍官的無能。所述雖然與係瑣碎之事，讀此可知美國陸軍在現階段中之狀況。

我在駐防美國南部的一個師團裏住過一禮拜。這個師團是「衛國軍」，其中大多數的軍官也是屬於衛國軍的，僅有少數軍官是屬於正式軍隊中的。師團裏的兵士有百分之六十是衛國軍，百分之四十是挑選出來的兵士。他們都是從美國北部來的。師團的內部是按照美國舊式步兵師團組織成的。衛國軍的總司令官說：「士氣甚盛。」但是兵士們却不這樣想。

我曾和四百名兵士談過話，他們分別隸屬於五個團裏。他們有百分之五十都說：一年兵役期滿之後，他們就要私逃了。實際上說，他們大部分的人是不會做這種激烈的事情的，但是潛逃這種事情一定是會有的。還有百分之四十的兵士悔恨他們當初不應談入伍。其餘百分之十的人也不十分快樂，但是很想進入軍隊中的其他部分，例如空軍部隊，裝甲車隊，陸空傘隊。他們想着在這些部隊中可以多學習一些技術。在四百名兵士中僅有兩個人願意終生在陸軍中服役。

這個師團也有類似V字的運動。他們用「E」來代替V字，用粉筆寫在廁所的牆壁上，寫在野砲上，或汽車上。E.H.O.的意思為「十月裏脫出軍隊。」

在這個師團裏，士氣不振的最重要最單純的原因似乎是因為全國呈現不安的緣故。按照一般兵士們的想法，陸軍是沒有一定的目標的。他們不知道是否將要作戰，或在何時何地作戰。假使美國政治領袖們已經規定下軍事目標，但是他們卻沒有向軍隊說明。軍隊的訓練就可以反映出與真正的軍事情形是不相符合的。

在這個師團裏，不會有百分之五以上的兵士相信目前情勢是和羅斯福總統所堅持的那樣嚴重。他們不願意打仗，因為他們找不出打仗的理由來。所以他們雖在軍隊中，却莫明其在軍隊中服役的理由。因此，反對羅斯福的情緒是很強的。

任何一個目標——即令兵士們不贊成這個目標——也比較沒有目標好的多了。師團中的軍官甚至於也預料到除非美國採取一定的軍事步驟，下年度內的

士氣將比現在更為不如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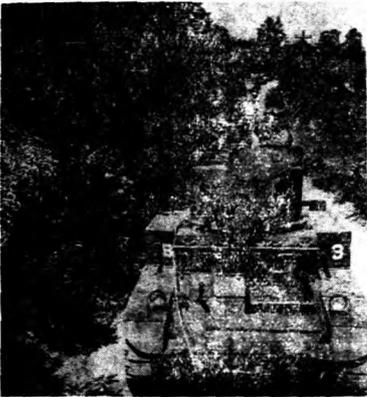
第二個困難的理由是兵士們對於指揮他們的軍官根本缺乏信仰。兵士們抱怨他們的中尉缺乏訓練，高級軍官對於這種抱怨回答道：「假使中尉所受的訓練與入伍的兵士相同，你如何希望軍官能更好一些呢？」還有一位高級軍官說道：「在衛國軍和後備軍官沒有受過嚴格的訓練以前，使一個人入伍受訓簡直是一樁罪惡。」

下級軍官也發出不平之鳴。他們說衛國軍中許多高級將領一點軍事知識也沒有，他們從來不會想到現代軍事上的戰略。

兵士對於高下級軍官無不發出怨言。他們說大多數軍官都不知道他們的任務。軍官與兵士對於戰略的問題時常辯論，而時時被兵士所詰難，不發一語。因此失掉了兵士的敬仰。

在最近的一次演習中，一個中尉率領所屬的部隊走入了一個用旗幟標明的危險地帶。總裁判立即斷定這一部分人完全犧牲了。中尉當時辯辯說：「前面是我們自己的砲隊呀！」裁判長很不耐煩的問道：「就是你自己的砲隊，如果他們對你射擊，也能殺死你們的。」

由，衛戰車克坦演操外野在士兵的中訓受
。進前真象，導前「爾舍營」官軍



師團裏的兵士都感覺到他們所受的訓練是舊式的。他們屢次說過：「我們來到這裏是要學習電擊戰術的，但是我們却做了看守房裏的門警了。」他們不明白一切瑣碎的事情，例如種菜，運煤，砍柴等，為什麼不僱用人民來做，却要兵士動手，而兵士是學習打仗的。

雖然每天有長時間的操演並做一些雜務，兵士們仍然有許多空閒的時間。他們工作的時候，缺乏一種熱誠，把其餘的時間都消磨到閑坐和談話。有許多人說，他們已經學會了各種操演了。在戰爭沒有開始以前，為什麼不允許他們回家呢？

一個步兵的每日課程如下：
五時起床，刮臉，穿衣，值崗，以備檢閱。六時早餐，六時五十分柔軟體操，操後休息十分鐘。七時四十分操演，演畢休息十分鐘。繼則為兵器講解，實彈射擊，攻守演習。正午回營，洗澡，午餐。下午大部分時間是休息，有時聽講，或整隊以待檢閱。晚間無事，十時就寢。

因為師團中缺乏武器，致使許多兵士認為不能作戰。多數人從未放射過迫擊炮，從來也不知道如何用法。聰明一點的人對於武器的缺乏是無怨言的，他們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現象，時間久了，自然會補充起來。還有一些人說，德國軍官對兵士講述電擊戰時，也沒有相當的武器供給他們使用。

兵士們都抱怨他們的軍服不合身體，穿起軍服來在社交場中就沒有人理會。當他們走到附近的城鎮時，一般人民都閃避他們，更沒有機會去結交女友。因為多數的兵士都來自富家，他們不願意受這種兵營生活。

兵營中的娛樂設備也很簡單。一所容納二萬名兵士的兵營僅有一個游泳池，最多可以同時容納一千人。一位軍官說，假使有五百元美金，就可以再建造一個游泳池和體育場。兵營中設有一個咖啡店，一所圖書館，預備了許多有趣味的書

籍和雜誌，還有一個娛樂廳，可以容納一千人。下面是受訓中的兵士的談話：
「在這裏受訓的人都厭煩軍隊的生活。除了喝醉之後動起武來，平時一點作戰的精神也沒有。在一次練習全體射擊的時候，人人都嚇得目瞪口呆，我也是如此。迫擊炮的砲手竟至週身發抖



△ 係開之形地及術戰解講官軍聆靜，士兵訓受的中堂課在
於坐者；者上地於坐者，亂零次座，衣襯着僅士兵的講聽
○ 神情之漫浪由自現表足十，者上桌

，當時我想砲彈如從手中落到地上，就要炸死人了。
「我是一個資本家。我在軍隊裏從未發表過政治的意見。如果說到和德國作戰這一回事，我們不知道究竟可以獲得什麼利益。假使站在英國方面作戰，我們一定要消耗一大批金錢。但是英

國還認為我們賺得一筆收入呢！」
「我願意在軍隊中犧牲掉一年的光陰，不願更長的期間了。想想看，你在軍隊中見不到你的妻子……有一個伙伴要請假回家，看看產後的妻子，但是不准他請假。那麼，你有什麼法子呢？」

「羅斯福能够恢復我們的工作嗎？他是不能的。我已經知道我無法再恢復原來的工作了。」
「這一年來我很歡喜軍隊的生活，原因是我歡喜戶外運動。但是我不願意再過一年了。我若是在家的話，每週可以掙得六十元薪金……美國是無危險的。德國人既不能渡過海峽到英國去，何能來到美國？」

「報紙常常說士氣如何旺盛，軍隊對於作戰的準備是如何充分，其實都是一片虛話。他們為什麼不來問問我們？」

日海空軍猛襲下之新嘉坡

(上接第三頁)

和大量之高角砲。此外新加坡之飛機，分有獨立空軍和海空軍(海軍附屬之空軍)兩部，近可由美國直接輸入新銳空軍故實力較增。飛機場也分商用和軍用兩種，更有收容飛機之水面二十方哩，形成大軍港的防空陣容。據一般推測航空母艦黑爾斯號大約在此港為訓練海空軍之中心，然而事實上無論如何堅強的要塞都不能避免空中的襲擊，像有名的比利時「埃本，埃摩爾」要塞就因為德空軍的奇襲而陷落了，因為空中難以建成要塞之故。

以上將新加坡軍港的現有價值大概述說過一遍，在這日英美三國戰事甫起的時候，充分新加坡已是世界注目的焦點了。



加拿大學生五女現已長成天真活潑的女士

學生五女的最近生活狀況 她們都是小小的音樂家

邱瑾

前會轟動全世的加拿大的學生五女，現在個個都長成天真爛漫的少女了。她們一直在她們的私人醫生迪福博士的監護之下長大，身體與精神方面都得到平均的發展。迪福博士說：「她們喜好音樂，我們就設法給她們一種良好的教育，但是我們並不打算使她們成爲音樂名家，不過我們認爲她們應該充分享受人生，那麼她們長大起來自然應該有對於音樂的愛好。」

音樂可以由兩方面來說，即你所欣賞的音樂，和你所表現的音樂，而兩者可以互相提高享受的程度。這學生五女亦和其他的兒童一樣，起在她們的搖籃裏聽着催眠曲。兩歲時就開始學習怎樣以音樂來表現她們自己。在她們的屋子裏有一架鋼琴，保姆彈着簡單的加拿大的法文民歌，

她們也學會了好幾隻曲子。給她們音樂的教育，可以看出有兩種作用：自然發展她們潛伏的音樂天才，同時給她們一種表現自己的初步訓練。她們因爲很喜與人接觸，所以她們言語的進步較其他的兒童略遲。而教給她們的歌曲可以使她們學會一些新字，以及一種新的方法來表現她們的感情。

這五個寶貝每天都很活動，但每次午飯以前有半小時的休息，使她們躺在床上，弛緩她們早半天激動的心身。並且發現，在這時候若放唱片聽起來的時候，顯然是精神飽滿了，很香甜地吃着她們的午飯，很少有消化不良的情形。

三歲的時候，她們就開始用鐘、鼓、鐺、鈴等訓練節奏及和聲。她們輪流着使用各種樂器，當然也有一兩個比其餘的表現出更高的才能。其中以安內特的天才最高，但她們都能使這些樂器合上保姆彈奏鋼琴的拍子。她們用這些樂器有規則地訓練，漸漸在演奏的時候自然就要唱和跳了。

當她們開始會走的時候，她們已經學會了使腳步合着音樂的拍子。她們排成一串，各人拉住前面一人的衣褶，按照領導者的意志或前進，或繞圈，實際她們的步行也因此很快地進步了。

現在她們在音樂方面的發展是顯然有了很好的成績。不用樂器或旁人的指導，她們也常常用兩個手指在鋼琴上彈出調子來了。她們也常常無線電所放的流行歌曲，但她們似乎更喜歡較好的音樂。她們也許全靠耳朵聽而能學會彈鋼琴，這對於她們是極有益的，一般作父母的，以爲兒童學習音樂應該先學認譜，這種見解恰好是相反。

迪福博士說：「我想這五個學生的孩子都有

試試你的常識

Bruce Chopman 編譯

Albert mitchell是一個樂隊的指揮，他有一個習慣就是愛讀字典，百科全書，和叢書。二十一年來，一面作着樂隊的聲，一面苦幹讀書，他有一個私人圖書館，一本特製的世界名人辭典，和兩個他利用他的嗜好，把習慣變成職業，後來他就利用他的嗜好，給他寫過信的問題，他的節目每星期雖然只有兩次，但是他每星期都要收到四千封滿載問題的信件，給他寫過信的人已達五十萬之多，每次他都擁有一百萬聽戶。下面的幾個問題是最平常的，讀者可以自己試答一下，再看下面，就是三百三十三的答案。

- 一、熱水比冷水先結冰嗎？
- 二、假如你出門遇見大雨，但是你知道還有五分鐘便能到家，你是跑呢，還是淋着走呢？
- 三、西紅柿是水菓呢，是菜呢？
- 四、人甚麼時候算「成年」？
- 五、羅斯福是不是瞎了一隻眼？
- 六、半張一元紙幣能不能用？
- 七、馬房着火的時候，爲甚麼馬反到往馬房裏面跑呢？
- 八、「人」和「馬」那個跑得更快？
- 九、打網球的時候爲甚麼叫零分作「Love」？
- 十、爲甚麼恐怖會使人面變成灰色？
- 十一、爲甚麼英國人靠左邊走？
- 十二、爲甚麼炒玉米的時候吧吧的炸？
- 十三、爲甚麼蒼蠅能倒掛在天花板上？
- 十四、小鳥站立在電線上，爲甚麼不被電死？
- 十五、按法定生在二月二十九日的人生日應算那天？

測驗答案

一、當然不會，冷水是比熱水先凍結的，但是已熱沸過的水再凍下來，和未曾沸過的水一樣溫度的時候，那麼沸過的水就先凍結了，因爲平常的水內有礦物質和氣體，成溶液狀的，溶液比



她們能用各種樂器而和諧地演奏。

音樂的天才，但他並不把這件事特別看重。他認為提琴名家海佛佛所說的話是對的：『每個兒童都有一種對於音樂的本能，以待發展。』

三猶太人的「復國運動」三

◆拿金錢來買回祖國

據最近倫敦的消息：「猶太復國會」代表，建議英國政府，撥組織義勇軍，參加歐戰的計劃，但被英國陸軍部所謝絕。我們知道猶太人雖佈滿全世界，而猶太本國，早已滅亡於西歷紀元五百八十六年以前，距今已經二千五百二十七年了，這些無國之民的猶太人，却並不為失了祖國，減少他們在商業市場中，經營競爭的勇氣，因此「猶太人」是「不知有國的批評」，已是全世界人之口實了。猶太人真個不要國家嗎？不，猶太人也是從事於他們的「復國運動」，而有「猶太復國會」的組織的，所謂猶太復國運動，他們並不靠若民衆團結組織，他們是憑專恃着金錢——這是一定的，全世界猶太人手中，有的是錢，在他們的心目中

猜猜看

漢生在街上遇見了一位童年時代的好朋友，他們在這十年中彼此隔絕得很，誰也不會聽到對方一點消息，這次突然的巧遇，使他們非常興奮，在熱烈的寒暄之下，漢生的朋友告訴他說：『我們十年不見了，所以我想你一定不知道我已結婚，並且我們已經作了孩子的父母，你看這就是我的小女孩子。』
「你同誰結了婚呢？」漢生問。
「噢，你不認識的，那是我赴南部旅行的好友。」
漢生又問他朋友的小女孩子的名字。
「我的名字是按照媽媽起的。」她說。
「那麼你一定也叫伊萊了，對嗎？」漢生問她。
「對極了！她笑着說：『但是漢生伯伯你怎麼猜出來的呢？』」
聰明的讀者，你猜猜看。
(范龍)

積蓄所有猶太人的捐款，就可以購買回一個「祖國」。至於他們「復國運動」的方法是怎樣呢？是每年各國各地的猶太人大會，每個猶太人要捐出一筆定額的捐款，匯給猶太人總會保存着，他們的「目的」，要把歷來積存的鉅量金錢，在猶太的故國「巴力斯坦」，購買地皮，積款愈多，所收買的地皮愈大，他們就可以在自已金錢購買來的地面上組織「國家」。
「金錢可以買回祖國」，在全世界的猶太人心目中，彷彿成了一個定律似的，「金錢」按猶太人的眼看來，似乎可以代替流血，那麼，金錢真是萬能的東西了。

純水的結冰點低，煮水的時候，氣體礦物分析出來，固體礦物沉澱，故較易結冰。
二、如果有「一定時間」來壓迫你的時候，你走得很遠是會比你開腿跑過得少的。
三、赤紅的是菜蔬，粉紅的是藥品，因為他算「藥果」。
四、在他二十一歲(生日)的前一天。
五、羅斯福未作總統前，與一軍官作友誼的鬥拳，不想誤傷左眼，故失明。
六、半張紙幣當可換五角錢的，或者還能多。
七、因為那時馬必驚慌，他只記得馬房是安全的所在了。
八、短距離說來馬快，長距離是人快了，一九二四年有一個叫Chito的馬，跑一百五十哩用了十二點鐘，但是有一個人叫C. G. White在「一八八二年跑一百二十哩用了二十三小時，麥西哥的海田印地安人」可以連跑數日，每日平均一百哩，一九四二年，名馬Bessie Jackson與馬拉松專家George Hall自英國倫敦起始「六日賽」，Black Jack失敗，Hall真在牠前面十五哩，並且時時的加速。
九、「Zove」字是由法文「Zooev」演變來的，法文「Zooev」就是雞子的意思，同時法文也叫「Zooev」為零，因為〇很像個雞子的。國也十、恐怖可以直接刺激我們的「副腎腺」，使副腎腺分泌過多，但副腎腺是管理血管(微血管)收縮的，所以分泌過多的時候，人體表面的血液便被壓減，人面自然是灰白色了，極端生氣的時候，或暴怒都可以刺激副腎腺的，所以有同樣的效果。
十一、這種習慣沿革甚早，在當初交通不便的時候，旅行自然只有用馬的了，在荒野，兩個不相識的人見而誰也不知道對方是不是好人，於是便往左而騎，因為拿刀或放鎗都用右手，騎過人左而騎，可以借不時之用的，轉過一個使用方便，在玉米粒中含大藥水分，遇熱變成氣體，膨脹放起爆炸。
十三、用一種藥，若蠅的小腳趾膜可以分泌一種很少的腺液，黏在天花板上。
十四、因為他未接觸其他電極，或地面，電流無經過他，身體的機會，自然不會被電死的。
十五、二月二十八日。

由妓女檢治所職員違法案——說到「澄清吏治」——

沈耳

本月五日，實報所載妓女檢治所的職員違法一案，讀之真是令人髮指。妓女檢治所本來是病體社會裏一種救濟的機關，應該以慈善為懷，憐憫為事。誰想到外表似乎官冕堂皇，內中却是黑幕重重。一般位居人上的官吏，竟惡心從那些以賈皮肉為生的可憐蟲的身上，勒索敲詐，壓榨金錢。世界上可恨的事，還有更甚於此的麼？

我國吏治，向來糟不可言。這的不必提了，只看近來的教育局案，財政局案，統稅局案，和某某案，某某案，以至於最近的妓檢所案，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後浪催前浪，前浪擊後浪，五花八門，無奇不有。拿貴體面的官吏，一變而為階下的囚徒。議論紛紛，滿城風雨。社會的新聞欄內，一紙雲煙，珠璣滿目，官吏犯法被捕案，陪著郭華氏刀殺二子案，作了記者和編輯們的上好材料。這真是人間社會的絕大悲劇。

若說這些犯法的官吏都是胡塗人，我不敢信。他們如此行事，一定有他們的道理。他們說，鍋裏不煮人，也不煮名譽，只是煮著金錢和糧米。如今遭了事，這是八字不好，認了晦氣而已。雖然身敗名裂，身入囹圄，可是家中早就有了積蓄。比起那些只掙有數錢而不事「生產」的傭工來，仍然要勝一籌。所以作官一定是作官的哲學，而未足為外人道也。

真的，人們太喜歡作官了。天多大人也要作官，壞了妻子也要作官。無論什麼時候，不管怎樣作官，總是作官好。既能發財，又可弄權，作威作福，於是露臉。笑靨由他笑靨，好官我自為之。物價一天天高，而官格一天天低。我想天下將來不論缺了什麼東西，却是絕對缺不了作官的。

因為想作官的人是太多了。

有人說，應該把「男盜女娼」改作「男官女娼」。然而這個主張，恐怕不能成立，因為沒有多少人實成這個改法。古時許由，聽了堯帝要把天下讓給他的話，連忙跑到頭水去洗耳朵，世人都認為許由是太神經了。其實，許由是敗了，官吏是勝了。不見全世界沒有許由，而天下却充滿了官吏麼？

說實話，我們其實也不能絕對的反對作官，那不作官，官事由誰辦呢？也不可因噎廢食，不可因為幾個違法的官就輕視一切的官。須知有壞官，也有好官。而且還得用好官去懲罰壞官，老百姓能作什麼？

我們只希望這次不要犯那官官相護的老毛病，把這幾個妓檢所的敗吏，著實地罰辦一下，替那些吃過苦受過害的可憐蟲們吐一口氣。因為他們乃是人類的最不幸最可憐的姊妹。

我們又希望痛快地一勞永逸，藉這次的機會，把吏治澈底地澄清一下，以免後來再有同樣事情的發生。真也够難得了，以往的幾個月裏，成什麼話！留一點新聞紙上的地位，給那些別項的新聞吧！非得把洗耳的許由再逼出世麼？他已久睡泉下，不想再起來了。

說到這里，打開本月五、六兩天的實報，再仔細看一遍，我們也不能只記記者的一面之辭。什麼「檢查陰戶時，器械分大小，無病作有病，有病作無病」一類的話，或許有言之過火的地方。「破牆萬人推，破鼓萬人捶」是人們常犯的毛病。那些被捕的妓檢職員們，有點被人冤屈之處，也說不定。但是無論如何，照這案件的情形看

來，其中有一點，他們一定是不會冤枉的：第一，他們是舞弊貪污了；第二，他們是作威作福了。

怎麼知道他們一定是舞弊貪污了呢？因為這在全社會裏是極平常的事。看吧，社會的各界裏，都講究好漢不掙有數的錢。大家公然地彼此這樣道說，並不認為可恥。所以如有什麼公款過手時，刺一層皮是不用說的。弄得遍地皆賊，人人皆扒手。壓榨下層的油水，更是拿手的好戲。就是我們所最期望的青年們，也已在未入社會之前，在學校考試之中，玩那小抄的花樣了。五四運動以後，神聖的學生會，據調查，全國裏有一半是賬目不清楚的。真是令人言之慚愧，思之痛心。既然全社會舞弊，將來的社會主人也舞弊，那麼作官的舞弊還算奇麼？

怎麼知道他們一定是作威作福了呢？因為這在全官場裏也是司空見慣的事。人民花錢到法院去打官司，你看那些法官和書記官們的神氣，甚至於連庭丁和衙役們都要叱咤風雲，擺架子，弄威權。近幾年來，警察們也與早先不同了。不知是有了什麼仗勢，對人民接觸時，總是厲聲厲色地毫不容氣，憑着那麼一股洋洋得意的勁頭。只要是沾個官字的差事，受職的人員，不先想到自己的本分和责任，却在心裏先起那麼一種「我比人高」的優越感。只要是剛一穿上無論什麼樣的官衣，就立刻心裏覺得不可一世了。殊不知，作官或當官差，那乃是作了人民的公僕，與電車上的司機和查票人原是一樣的意思，根本就不必起什麼優越之感。無奈人們對於「官」字的錯誤觀念，由來已久，全官場中，藉勢弄權的事，早已成了家常便飯，那麼這幾個妓檢職員作威作福還算奇麼？

所以記者們的話，即使不可盡信，然而以上這兩點，大概是沒錯的了。如此說來，我們豈可單對這幾個妓檢所被捕的職員，有過分的驚異和責難呢？實在是我們整個的官場，整個的社會，各界的人心都壞了。若

打算矯正這個風氣，非從全體社會下手不可。今試擬定幾個改正風氣的提議，以作留心社會問題者的參考。先對舞弊食污的一點來着想：

(一)慾望的減低

犯罪的原因，常是由於慾望太高。如今這年頭，物價如此之昂，人們還是要應酬吃館，食前方丈，要穿體面新鮮的衣服，要坐汽車，若是自用的，才覺露臉。但是心有欲而財不足，於是舞弊，於是食污。如能身安茅廬，性定菜根香，披起一件舊大衣，提上一雙老皮鞋，出門安步以當車，見了老朋友，彼此彼此。這樣一來，物價雖高，於我何碍？何需乎舞弊食污？當然，同時也要請當局把各公務員的薪金，和物價比較一下，痛痛快快，作一次最切實的加薪。這樣一來，不信不會減少官吏的舞弊。

(二)心理的改正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裏非得先明白過來不成。知道不，在這

個時期，足着六十多元的新鞋，身穿四五百多元的新呢，外加三百多元的新大衣，還是什麼樣的意義麼？知道不，在這個時期，坐着燃燄「金汁玉液」的汽車，去吃一百多塊錢一掉的酒菜，這是造了多大的罪孽麼？你這樣的行為，除去物質金錢之外，你還付了至高無上的無形的代價了麼？所以你要澈底地去掉大老爺的臭味，在這個時候，應該力行儉約地作個什麼官。假如常常保持着這樣的心理，不信會再有舞弊食污的事了。

(三)社會的制裁

舞弊食污的行為，當事人自然脫不開責任，然而社會也是與有責焉的。社會裏若是充滿了趨炎附勢，狗眼看人低的空氣，那豈不是逼着人們去愛好虛榮？社會一向是對於虛榮的心理，不單不加以制裁，而反暗示着縱容和鼓勵。假使社會能提倡儉樸，崇尚清高，而對於在目下這時候藉以美食，豐衣自詡，

喪心病狂的人們，加以白眼，不以正眼相視，令其自覺羞慚，也許那舞弊食污的事，就會間接地減少了吧。

這不是趁着妓檢所被捕職員坐監的時候，我們在這里幸災樂禍，故意地說些風涼話。我們對於這幾位以及從前教育局和財政局那些犯法職員的行為，是十分惋惜的。前邊說過，他們的過錯，是整個社會的罪惡的結果，不過是現在却只把刑罰加在他們少數人的身上而已。

最後，我們希望那些目下仍在舞弊食污，作威作福，而尚未被人檢舉的官吏以及各界的職員們，要引此為前車之鑑。假如因這些次的案件，而能夠把吏治和社會風尚改善一點，那倒是不幸中的大幸哩。

請用二角錢，買一本最
有價值，最有趣味的讀物！
「吾友」

乎狗如不人

然超

人不如狗的這句話，使人乍聽起來，誰也不相信，但是我所說的並不是人的智慧不如狗，人的能力不如狗，從前曾經聽一位傳道士說過，人的道義不如狗，可是我不敢武斷的這樣說，因為人的品類，至不齊楚，我更沒有研究過狗性怎敢相比呢？我所說的是，我曾看見一個狗的「享受」，誠然比一個中等以上的資產階級強的多，所以我只能嫉妬的說一句「人不如

狗」。

這種情形已有耳聞，現在果然目睹了，以我看來這狗並沒有甚麼值得可愛的地方，不過是個西洋狗罷了，可是牠終日吃西餐，牛奶，水果，外加牛肉乾等滋養品，雖然吃的養料頗豐，仍是弱肉強食而無力，這也許就是可貴之處吧！總之，我以為無甚可愛，即使可愛，也大可以不必如此的繁養，便牠這樣的享受，這大概是因為主人太闊綽了吧！

若是遇到我這樣的窮主人，自己還吃不到那些美餐，給牠米湯也許喝不飽，那有西餐去供養牠呢，闊綽的人心理自然與衆不同，也許

依上帝的旨意去實施博愛，那要有許多可愛的小孩子乞討爲生，胡不保守，而且同是人類，何不把博愛實施在他們身上呢，能把一個所謂西洋狗的生活費，供給一個可憐的孤兒，那對於社會，國家，人類，多麼有補益的事情，所以我希望一些養西洋狗的中國老爺，太太，小姐，少爺們，當你們給狗吃牛奶西餐時，請想一想那滿街奔跑乞討爲生兩條腿的中國孩子吧！

不得志的窮小子，到處受人辱罵，白頭，貴人大夫的狗則處處受歡迎，看些勢力小人，即使自己不愛狗，看在主人面上，也要獻媚於狗，看吧！這時他的愛心，耐性，

都源源而來了，能和狗玩上一天而不煩，狗往東，則東，狗往西，則西，沒有一點違反之意，大體是因爲會愛狗，所以才能日高昇，位居衆人之上，然而見了屬下之人，立刻橫眉豎目，無故的罵一頓，以顯自家的威風，沒有許多工夫和那些他以為賤人去談話，那給狗的笑容，毫不賞給人們一點，噢！此所謂人情獸！於是乎，我更看到了一人不如狗！

所以說：西洋狗的享受，比普通的中國人強，因勢力的關係，所受的青睞，也比許多人高一等，真是「人不如狗」啊！

△ △ △

甘涼小姊妹行

想在污泥中掙脫，

須靠了自己！

我離去的朋友

雲

時鐘剛打下六下，匆匆的寫完報告，提了一雙笨重的脚步，邁過那悶人的公事房，像每天一樣，我又穿過了後門，一條小溪橫在眼前，溪旁的垂柳被微風吹得緩緩的舞着，我該感謝上天，給我們預備這樣一個美麗的地方，牠可以使我忘去了勞累，丟掉那些苦痛的呻吟，喘息，這裏是健康美麗的世界。

「尉！這裏來！」回過了頭，梅正在那塊大石上坐着，像每天一樣，我踱了過去，坐在梅的身旁。

「梅姐，講個什麼故事給我聽？」我低了頭，注視着水邊的草，那些將要凋謝的葉子。

「尉！我回過了頭，梅的眼睛有些濕潤。」
 「尉！明天，我要走了！」多麼肯定的話！這會是開玩笑嗎？我攏着了梅的手，是那樣的涼！
 「什麼事？為什麼呢？」我真疑惑，不知什麼事情將要降臨！我盯着梅的臉，梅笑了，樣子依舊是那樣的溫和。

「爲了這世已往，爲了埋葬已往，爲了我不願在愁苦中度過永世！所以，明晨我就走了！尉妹！不要打擾我，也許這是我們最後一次的暢談，讓我說下去。」梅的笑容漸漸消失，遺留下來的只是那一個空白，她長長的吁出一口氣。

「二年了，我們在一起，感謝你時常給我安慰，但有些時候，你那天真無邪的舉動，又會觸破了我的創痕！撕碎了我的心，也許你會記得，你常捧起我的臉說：梅姐美麗得像玫瑰花！未

來的梅姐又是誰呢！有時你又會半認真的對我說：梅姐！爲什麼不結婚呢！尉妹！六年的隱藏，今天揭穿了吧！我是個「棄婦」明白嗎？人類所遺棄的，沒有幸福！更沒有人來了解我，雖然我的關心燃燃着有熱情，我的年紀輕，尉！不要笑！你沒有過錯，罪惡是我的！整個世界都在向我齊笑！任何一句話都會傷透了我的心！這就是因爲我是個具有神經質的「棄婦」的原因！尉妹！請原諒我不該在你坦白的心裏填上魔鬼的影子，啊！只是這一次，罪惡的報罰，日後埋葬了，永不提了。

「結婚！那像是一個夢，我被奪出，從我父母的懷抱裏，在鑼鼓喧天的當兒，推進了陌生的人羣，任憑人家擺弄，我沒有力量，無情的浪花激打着，我要做那些僕役們的工作，愛情，在那裏！四個年頭的折磨，賜與我的只是這棄婦的名銜，他走了，那個有白面癮的人！沒有人曉得他去那裏，更不知他是生是死！無歡的罪名加到我的頭上，我不是賢良的妻子！我是罪人，爲

二覆一畝一湖一君二

敬湖先生：

在一個傍晚接到了由君友轉來的您的信，拜讀之餘，深覺糊裏糊塗，內容不知何所指？所以我也無法致答，不過一友先生既命我「不必過於誠懇」，那我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不然真也大殺風景！

爲了誠懇與坦白，老實不客氣的說：我認爲您那封信寫得未免前後矛盾，不能自圓其說，一友先生既然認爲有公開發表的價值，那我不妨給您的意見補充幾句：
 您說希望我能明瞭了「友誼」的真義，這顯然是說我對於友誼的真義不能明瞭，不過我很懷疑，您怎麼會知道我不明瞭呢？過去在本欄我並

什麼？只爲丈夫遺棄我！跑了！我受不住睡罵，回家了，人家把我做爲談話的材料！我開始感到我該做一個人，憐憫對我是可恥的，我不顧一切，毅然的來到這裏，學習，服務，六年了，六個年頭沒有人曉得我的身世，我走到生活的另一面，又開始被人稱爲小姐，同時更爲了避免精神上的損失，六年中只回家兩趟，那是因了年邁的爸和媽！在這個過程中，我努力學快樂，隱忍着心底的創痛，試着伸開我的雙手，護慰這不幸的患們，她們的漸痊，賜給我不少欣慰！我以爲我可以這樣的過下去了，誰知道昨天在醫院門口，重又碰見那個人，他那鬼似的狼狽模樣，嚇得我的心突突的發跳，匆匆逃回，所幸他沒看見我，六年的漫長時光裏，不曉得他怎麼又回到這座古城，也許，他自覺還有他的未完成的責任，置我於死地！

「尉妹！這次我絕不能再做他第二次的獵品！我在院長面前已請好了假，黑睡已不能再磨難我，明晨我就走了！我要到那遙遠的地方！尉妹

沒發表過關於友誼的文字啊。（在別的刊物或者也許有）！我可以說：您自己已誤解了友誼的真義，友誼並不是愛情，根本就不應該有男女之分！更談不到說是：「很少有幾個男子喜歡與有許多男朋友的妻子作室友。」因爲朋友是彼此互助的，當然是越多越善，不能認爲一個女子只許認識一個男朋友！請認清：朋友與愛人是不同的，愛情貴於專一，友誼則不然，只要性情相投，說得來！都可以做朋友，何必分男女呢？又怎能說異性朋友多就沒有了真正與坦白的友誼呢？一言以蔽之，愛情是愛情，友誼是友誼，兩碼事！這個誰能否認？
 若說：「一男了與女子談話，終不如與男子說

！你是幸福，有希望，有前途的！也許日後有機會我們得以見面，「梅」一氣說完這許多話，樣子是那樣的激昂！

「梅姐！上天待人是公平的！」

「也許！但我從沒有想到！尉！想在污泥中掙脫，須靠了自己。」

「先生，要關門了，一個粗大的聲音，驚覺了我倆，我擦擦眼角的淚，立起身來，緊緊的拉了將要離去的梅姐，踏上歸途，夜之幕，慢慢的拉長了，遺留給世界的，只有這無邊的黑暗！

雲女士：

謹代表小姊妹們向妳致謝，妳給我們在人生途上，一個很好的參考資料！

當我讀完這段真實的故事，我的熱血激湧起來，使我喉頭有些發哽，可惜我們沒有機會和那位梅姐——可憐的女人攀談！讓我們知道她的一切，更切實些！

我對於女子結婚的觀念，是這樣：寧作老處女，不作人妻婦！我總覺得妻婦的生涯是人間最慘的；她很難得人們的同情，反不如老處女會受人尊崇。女人，世界上的女人都是可憐的；有的女子受着舊禮教的宰割，度着愁苦無依的日子，有的女子受了男子的玩弄，還在自鳴得意，有的女子因了重大的刺激，諸如經濟，人情等等，有的女子看破了男女這層殘酷的隔膜，她忍受着人們的唾罵，暗暗的玩弄男性，忽視了自己的寶貴的前途，度着浪漫的生涯，最而可憐的，在人情上說，莫過於棄婦了！

(冷峻)

話來的坦白，「這話表面看來，很合理，實際是那樣！但是爲甚麼要覺得不坦白呢？不坦白就是內心不純潔！可見您的意識裏，早已深刻了男女不同的界限，這種意識如不能消滅，那男女始終不能平等，換句話說：若欲使男女真正平等，必須洗刷掉男女不同的偏見，男女間既然沒有界限可分，自然可以一視同仁了！無須乎等到：「每一個女子全都態度大方，行動穩重……」用不是態度大方？那一個行動不穩重？就算是女子態度全都大方了穩重了？那男子的內心不純潔，不坦白又有甚麼用呢？所以讓我再說一句：欲使男女間真正的平等，必須每個人都洗刷掉不坦白，不純潔的界限，這種責任是要由雙方共同擔負的！

您曾說我所談的愛是指着走到「永久伴侶」的愛，這句話我佩服您的聰明，但我相信您並不是絕頂的聰明，換句話說，正如您自己所說的：「這種思想大概有一點偏見吧！」我再請問您，您由那一點看得我所談的愛是指着「永久伴侶」的嗎？連我自己都不懂甚麼叫「永久伴侶」的，是應該？是不應該？我並沒有參加意見，我只說可以以諸位哥兒們討論討論，「一青年人除却愛以外，還有更偉大更重要的事嗎？」是有？是沒有？我並未果斷的說明，您又見得我是有偏見呢？這會明或者我可以說您有些不明白的意思，在那您預先會言明，實在有些不明白，所以才有這種「不明白」的解釋，這叫我說甚麼呢？我只好誠懇的告訴您：以後，請您看「明白」再說話吧！

告小弟兄們

相信倫理學所說的因果定律(Law of Causal Tea)有因就有果，所以有廣就有狹，請察察字與，廣者大也！狹者小也！世界上的一切有大就有小，愛情何獨不然！又怎能說不必分呢？愛生命，愛自己，愛挑戰，愛女人這都是狹義的愛，愛國家，愛人類，基督的博愛，佛家語的慈悲，這都是屬於廣義的，您認爲愛可以不分廣義或狹義，可見您對於愛認識不清楚，這不但偏見，簡直是誤見！其實愛這件東西，若詳細加以解釋，又有甚麼神秘而直得大家辯論呢？誰又能離開愛呢？世界上若沒有了愛，世界就不能存在！人若遺失了愛，人便不能生存！就是自殺也離不開愛，因為愛死，所以才自殺，若不愛死不是仍然生活着嗎！



「安格魯撒克遜號」的僅存的兩個生還者在一隻孤舟裏經過七十天的饑渴和暴雨，越過了三千哩的大洋而遇救。

一怒一海一餘一生(下) 欣立平

Guy Parcedones 著
 譯自 Readers Digest 一九四一，九月號

太陽爬過了子午線，遲遲地由天邊降下去。因為太陽的熱度漸漸地減低下去，他們似乎好受些，昏迷地睡去了。第二天早晨太陽升起時，他們才知道又是天明了。這時船確是真的脫出正常的航線。它在充滿熱氣的太空下的如油的大海中徐徐地向前方駛進。船中生命的跳動已趨于靜止的狀態了。

達波斯考德無精力的站了起來。「啊，天啊，」他說。「我要去了，你也去嗎？」
 威迪占伯迷惑地點一點頭，由船沿跳下，却用手拈住了救生索。達波斯考德即一下跳入了浪濤，自動地，他被漂浮起來了。冷冰的海水似乎給與他一種力量；這種衝激將他死寂的神經激動了起來。抬頭一看，他已經離開小艇有五、六尺之遠了。威迪占伯却在緊拉着救生索。
 「來呀！」達波斯考德喊。威迪占伯似乎沒有聽見。

「走啊！」達波斯考德吼叫着。威迪占伯還沒有。達波斯考德拼命地向游泳去。他非常驚奇他居然能够游泳。他游到船旁時說道：「你為什麼不走啊？」
 威迪占伯極力地搖着頭。
 達波斯考德心不由己的怒了。威迪占伯的行爲太不對了。他也拉住了救生索。
 握住這種繩索，達波斯考德和威迪占伯爭論着這件事情，既然下了決心，達波斯考德是一定要去的。但他沒有威迪占伯却是不甘心去的。可是威迪占伯的痛苦已經減輕；浸在水中使他身上好過多了。
 「要是你真能游得這麼遠，」他說。「你一定會再游得遠一點。」
 達波斯考德又游了一下表示這確是真的。這時他却是希望能有種求生信心。他們拼命地又爬上了船，躲在裏邊。他們好像又得到一個新生命了。
 這時達波斯考德想起一個念頭來。爲什麼不喝羅盤，針裏邊的酒精？他們將它注入兩個煤乳罐里，每人分得多半茶杯的酒精。好像是在紐波德城(Newport)的旅館里一般，他們一人拿一杯酒對坐在桌子的坐位上一飲而盡。這酒精刺激了他們的喉嚨，燒熱了他們的內臟。但它終于是液體的東西啊。
 喝完了，他們相視着狂笑。危險和苦痛已忘在腦後。他們用奇怪的嗚聲喊着，他們的變形

的嘴笑得像鉛水管的噴口一樣。他們想到了在外國港上的那些值得紀念的狂歡會。當酒精散開以後，他們滾到船板上睡着了。這是自從逃開那艘毀了的大船後惟一的安適的睡眠。

天將破曉時，他們被一陣震天的雷聲驚醒了。片刻後一陣浙瀝的水點滴落在船板上，下雨了，新鮮的雨水傾盆地降下，不多時，就把放在船坐上的布帆注成了一注雨水。他們用罐頭的空筒向喉嚨里灌水，使牠們流到口里的各部，到他們的胸里，這樣歡躍的狂飲着，像野獸一般地吼叫着。他們從來沒有想到水會給我們這麼大的愉快。這時他們將布帆中的雨水都注入一個水桶里，一共約有六加倫水。

他們的乾渴暫時抑制住了，然而却將數日以來無暇顧及的饑餓想起來。他們將餅乾浸在水里開始瘋狂的吃着。他們又感到生的活力了。他們身體雖然虛弱的很，但海浪確是改變了。威迪占伯真覺得跳將起來。

「我早知道我一定活下來的。」他高興地說。「我們爬回這船的時候，我就想到了。那時我們沒有去，就是證明我很有生存在的希望。」
 這天是九月十二日，他們在這隻小艇中的第二十三天。

微風一直吹了六天，在這六天之中他們有的是水可以喝，他們欣喜着居然能從饑渴病痛中逃出死神的掌心。他們將大副留下來的煙葉盒收刮了一下，裝在煙斗里，每人吸了幾口。

現在熱度似乎又增高，使人難忍，空氣比以前更加沈重，更加溫潤。正午時太陽直射下來的光線像燒紅的針一般的火灼和刺痛。十八日的早晨他們的水又用完了。但似乎比以前好一些。他們已學得如何去和苦痛奮鬥了。二十日早晨又下點雨。他們盡量地喝着。水桶里接滿了雨水時，他倆每人泡了六塊餅乾吃。水桶里的食物漸漸少了，但他們曾經有兩天沒吃飯的經驗，也許能挨過的。他們確信大西洋中的郵船一定離他們不會太

遠，陣地也一定不遠，他們沒有自信心，九月二十四日的早晨他們將剩餘的雨水注入罐頭里。他們向餅乾桶里拚命地用手抓，但所得的只是一點麵包屑，現在他們食糧真個完盡了。

此後的五個星期過得像一個綿長的噩夢一般。一天連着一天在饑餓困苦中度過，在此種沒有盡頭的折磨中，太陽和大海在他的眼裡已是一個模糊不清的東西。

雨還不時降臨，但他們已多日沒得東西吃了。忽然一天聽到有什麼東西猝然一聲打到船帆上，在船里拼命地撲動，使他們驚喜望外，原來船上跳來一隻飛魚。達波斯考德拿大副留下的保險刀把它分割成兩段。他留下上半段，威迪占伯拿去剩下的一半。他們將每一塊肉，眼睛、魚骨和魚鱗都仔細的吃了。

後來他們看見許多海草，並饒幸地打到幾隻海蟹，還有些小蝦和海貝，他們倒是捕得不少這種海味，但要弄得够一頓飯吃却要費很大的時間。十月九日，一個細雨濛濛沒有陽光的日子，他們望見了一艘輪船在不遠半哩遠的海面上向南方航行着。他們站了起來，揮動着手向他們喊叫。他們舞動着船槓向他們打旗語，把大副留下來的口笛狂吹着，一直到喘不上氣來。那隻輪船却依然安穩地向前行駛着。

達波斯考德和威迪占伯終於精疲力竭地跌倒在船上。他們的心跳動得好像要爆裂了一般；他們的肺部感到重大的壓迫，你擊地呼吸着。

四天後，大約將過午夜時候，他們被狂風的咆哮聲和船身的激烈的搖蕩所驚醒。浪濤高湧，船似乎已失去它的浮力了，上下浮動不定。威迪占伯打起提燈來，在微弱的火光中他們看見船坐下邊已積有很厚的水。這時一個巨浪忽地從船側打了進來，弄得滿船都是水。達波斯考德拿起水桶，威迪占伯操起繩頭筒來，兩人奮不顧身地向外舀水。那一夜的驚駭與恐怖真是從來未有的。船灰色的太空閃出一線白光，黎明又降到了人間。疾風狂暴地襲着，打到身上像檣槓一般的猛烈。

烈。他兩人一同把着槓，不然可真不可想像了。他們的前邊是一片怒號的，狂奇的海風和浪濤所絞成的渾沌。這一天和第二天夜里，他們整個與狂濤怒浪奮鬥着。終於因為過濕的海水，塞冷和疲乏，他們退縮到船尾去了。

第二天浪濤和暴風雨更為肆虐。船與四尺高的巨浪一同起伏，迅速地向前行駛着。

「不管它風多麼大，」威迪占伯冷冷地說。「我們也要奮鬥下去的。」

第二天升起的太陽照出一個騷動着的大海，但他們卻盡力地把它隱蔽過去。他們被德的坐在船板上。他們不盡奮鬥苦笑，又平安地度過了一個難關。

暴風雨過後，海里吃的東西不多見了。他們這時餓得幾乎要發狂，他們撕下身上的乾皮送到嘴裏去。他們把大副的煙葉盒里的裏子撕將下來，狠狠地咀嚼。他們已神志不清，他們那加重的「歌私」里似乎只有藉爭鬧才可減輕一些。

此後的一星期又茫然地過去了。忽然一天夜里聽到似乎是有魚在船上撲動。在破曉的微光中，他在船底下尋我那東西。

「我找到啦，」他終於喊了出來。威迪占伯一個字也沒有回答。

「我把那條魚找到了，」達波斯考德重復着，拾頭望着為什麼威迪占伯對這個重大的消息這麼冷淡。威迪占伯正在向前方直打波地望看。

「看，」他喊着，用手向前指去。

達波斯考德手里，牢牢地握着那條魚，從船板上站起來看。啊，前邊是一片海岸和沙灘。

「管它陸地不陸地，」達波斯考德說，「我得想法吃了這條魚是真的。」他用大副的保險刀把它一切兩開，他們一同吃着，監視着前方的陸地。那一天下午無線電向全世界宣佈道：羅勃左治達波斯考德 (Robert George Tapscott) 年十九歲和威迪占伯 (W. R. Wilde ombe) 年二十一歲，兩個「安格魯撒克遜號」僅存的生還者已在一隻孤舟里經過七十天的饑渴和暴風雨，越過了三

〇〇〇哩的大洋遇救了。他們是在伊立撒拉 (Zanthea—Florida 南方之巴哈馬羣島之一島) 被一個黑人救起的。某教護隊將他們送到島上的一個港口，在那裏他們被當地的居民和事務官歡迎着，像由戰場歸來的英雄一般地歡迎着。

在巴哈馬市醫院里診斷的結果，發現他們除了受日光的曝射，饑餓和長時間的乾渴在身體所發生之影響，他們的神經系已經發生了毛病。他們不能入睡；他們常常陷入歌私的里和失去感覺的情況。雖然如此，經過數星期加意的治療與看護已經使他們漸漸恢復到從前的神經狀態與體質。

這幕可歌可泣的求生鬥爭的悲慘的結局却留給威迪占伯了。在二月他到加拿大去加入暹羅太子號 (Siamese Prince) 重新開始海上

的生活。在二月十八日那天，這隻船在蘇格蘭附近被雷電擊中沉沒了

輪船公司這樣報告着：「暹羅太子號之船員悉已完全失去生還之望。」

新書：

-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by Ernest Hemingway..... \$1.50
- IDEAL MARRIAGE: Physiology & Technique by Van de Velde..... 12.00
- MODERN BALLROOM DANCING by V. Silvester 1941 edition..... 5.00
- 1941 QUIZ BOOK by C. Wood & G. Goddard..... 6.00
- MY LIFE & LOVES by Frank Harris..... 30.00

書價一概八扣計算

秀鶴圖書館

雜誌，文具
 崇德西洋書籍
 街一二八號
 地址：王府井大

學府風光

教師們注意！

二小抄之道二

沒人不怕考試，題紙發下，兩眼直勾勾的，瞧着題目，議論的還可，以讀和着交「黑卷」，有點費記憶力的可就要當場出醜，沒錯準來個白卷。

據說有人爲這事急得長白頭髮，抓住那位有白頭髮的問開，什有八九是着念過考試的，想到這裏，抬頭看看鏡子裏的一頭烏髮，趕緊找了個過來人問吧！

過來人上下把訪問者打量一番，隨着眼說，來者要是對於課業根本絲毫沒點影子，神仙也沒法，要是一知半解，能保他考運亨通，名列前茅。

之斤

無奈何老着面皮壯着胆子，承認是一知半解，過來人就口若懸河滔滔不斷的來了一大套，也不敢自秘，因爲同情這類苦悶的有的是多

的很，所以翻拖一版。碰到考試，先要知道是什麼場合，何等情形，要是生地地方，好比會考或者入學考，那末更有種種方法，如果在熱地，并且事前可以安心在室裏靜等，那末更有別開生面的法子，可是處處總得隨機應變。

就以後者情形說，可以在自己的桌上，把鉛筆在有反光地方寫上自己恍惚不熱的地方，或是直接抄，或是做點符號，容到應用完畢，用手一抹，就算大功告成，這法子多麼利害的監試先生，也猜不透，因爲你的眼光遠在桌上，並未前後左右的偷窺。

倘若在前者情形，則又另當別論，墨水瓶上的紙條，鉛筆的漆皮，墨匣的石版，可以儘量把游疑不決記憶不熱的東西添上，用完就立刻掩飾起來。

此外可以利用的是鼻鼻涕的手絹，穿長袖時的手腕，塗蔻丹時的指甲，大掛的衣襟，或是手鐲的皮帶，其餘還有用牛皮筋繫紙條拴在袖口裏，這一切的利用物，就一半看先生的注意力，一半看天時地利人和了。

前外 珠寶市 煤市街

絲綿絮，駝絨，絮衣恩物

全部減價

特備：紅緞禮券

順昌隆綢緞廠

冬衣料

電話南局 一五八五號

各教會中小學即可復課

兩個消息

自八日日本對英美宣戰後，本市各附屬於英美教會之大中小學校，燕京大學，育英匯文，貝滿，慕貞等中學及各附屬小學均立即停止上課。總計全市此等中學校之學生約六千餘人，小學約一萬兩千餘人，現教育當局正在設法救濟，按本市各教會學校，雖名義爲教會附屬，然所需之經費則仍靠學費維持，教會方面實際並無任何補助，故脫離教會之糾絆實不成問題，且當局對一般失學學生亦正謀有以補救之辦法，是以前此英美系之教會學校，不日當能恢復上課，至當局之此次接收教會學校，乃係依照國際法辦理，並非以教職員學生爲目的，故對恢復上課之事，不久當能實現云。

師大週年遊藝會停止舉行

本月十七日，爲師範大學之成立三十九週年紀念日，原欲擴大舉行遊藝會，以示慶祝，且是日之各項遊藝，已於一〇四期見諸本欄，近聞該校因故將是日之全部遊藝項目停止，僅於上午在和外該校禮堂舉行慶祝儀式，爲此次慶祝週年遊藝所組織之籌備委員會，已於日前停止辦公云。

唐荒的生先男

·氣·

這似乎確是一件要緊的事，一個不能管束自己的男先生，來教女中，真有些不合適。雖然已是幾年前的事了，然而我仍能記憶着，深刻的記憶着，是那麽一件事，校方因為要造體育館，那當然是需要一大批的款項了，還是校長的主意好，想出了這麼個好辦法，就是由每班在每一個星期六輪流演劇表演，由學生的家長及別班的同學來參觀，得來的錢便作為造體育館的基金，學生也在盼望着有一個好的體育館，更可藉着演劇捐款玩玩，所以這個主張各班同學都很贊成，滿意，很高興的去作這事。

我這班當然也不能例外，正排演着一個新劇，叫「青春的××」雖然沒有雷雨那樣的熱鬧，然而少爺同他父親的姨太太，僕人和丫頭的事已是一塌糊塗了，在古老腦筋中，大概一定還在反對着如此劇本來讓青年女學生來表演了，如在現時代又是女同學所以這個劇本也就通過了，有同學K扮演一個翩翩的少年，這便是少爺，更由本班一位極漂亮的丁小姐扮演了這位少爺在戀着他的姨太太，丁那一雙有魔力的眼，那引人注視的行動，再加上那滿了笑容的面孔，恐怕難一見她，也會變態了，那天排演，因這劇本是一位最愛多管閑事的C先生選的，所以他也就無形中成了導演，然而這位C先生真是鼎鼎大名，一提無人不曉，這位學生稱為討厭的C先生，人品可想見而知了，排演那天K沒來，眼看着這劇就不能排演了，然而這樣討厭的C先生却自恨衝着要來代替作這個角色，同學真也無法阻攔，可是這角色因男先生來扮，真有些不合適似的，然而他也要作，並且他平日對丁也非常優待，同學已經常和她開玩笑笑了，所以同學們便允許了，這樣便開始排演，因為劇本的關係，C先生同丁小姐已說了許多那樣花花的句子，和那難堪討厭的動作了，引得同學已是大笑不止，更也有幾個同學在那生氣似的，許多不同的表情在每一個人的面孔上，說一句會到C先生竟得寸進尺呢，居然依偎在丁的懷裏，說一句「我愛你」，水連的在愛你，我愛你一定是能得獎金獎！他確忘了他是誰了，他如果拍到銀幕上，現在中國能加上了C太太的雅潔，永成笑話了，後丁小姐無形中被同學加上了C太太的雅潔，永成笑話了，傳遍了全校，每一個同學也入了校長的私囊，造體育館的事，也似雲煙，隨風飄散，而無踪影了。

老牌詩母劑

寶青春

BIOZYGEN

開胃強身 家常補品

上海新亞藥廠製造
均藥房



華北總辦事處
天津英租界十
九號路十六號



美饌當前 無福消受

胃口不開。即消化不良之現象。日久足以影響健康。以致營養不足。面黃肌瘦。精疲力倦。衰弱多病。

「寶青春」是治胃靈藥。開胃寶鑰。用他合製。及各種性。能治胃氣。腸。胃。腸。病。助。消化。增加體重。與食慾。男女老幼。無不咸宜。

號八十路島青：津天 號一十安德路四經：南濟
號一同胡條三單東：京北 號六十路號九十界租英：津天
處事辦北華廠藥亞新

My Friend

A College Built on Faith

Mary McLeod Bethune

(Continued)

When I came to Florida there were no hospitals where a Negro could go, and I had difficulty in getting a sick pupil admitted to the existing institutions. So I asked three of my faithful friends to buy a little cottage behind our school as a hospital. They agreed and we started with two beds. From this humble beginning grew a fully equipped 20-bed hospital, which served as our college infirmary and as a refuge for the needy throughout the state. It was staffed by white and colored physicians and our own student nurses. For 20 years this hospital was our contribution to community life, but a short time ago, to ease our financial burden, the city took it over.

Gradually, as educational facilities expanded and there were other schools where small children could go, we put the emphasis on high school and junior college training. In 1922 Cookman College, a men's school, amalgamated with us. Bethune-Cookman College, now run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has 14 modern buildings, a beautiful campus of 32 acres, an enrollment in regular and summer sessions of 800 students, a faculty and staff of 32. It has already enriched the lives of 100,000 Negroes.

When I walk through the campus, with its stately palms and well-kept lawns, and think back to the dump-heap foundation, I rub my eyes and pinch myself. I am filled with reverent awe that faith and hard work could have built all this from the visions of a child toiling in the cotton fields.

(End)

一所建立於信仰上的學院

巴格達譯

當我剛到佛羅里達時還沒有一個黑人可以就醫的醫院，想使一個癩了的學生得到允準住在那時開着的療養院裏，在我是一樁困難的事情。于是我請求我的三位忠誠的朋友買下了我們學校後面的那座小房子當做醫院。他們同意了，我們就以兩隻床舖起頭了。由這個寒槍的起始，產生了一家設備完備的有着二十架病床的醫院。這座醫院當做我們的學校醫院和全州貧困者的避難所。醫院中的人員有白人和黑人的大夫以及我們自己的學生看護婦。有二十年光景，這座醫院是我們對公眾生活的貢獻，但不久以前，爲了減輕我們的負擔，市當局將它接辦了。

當教育上的方便逐漸展開，以及又有了小孩子可進的學校以後，我們就將注意力專放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上去了。1922年，廚師學院男校和我們合併起來。白裘恩廚師學院，現今在美以美派聖公會的襄助之下經營着，有了十四座現代化的建築，一個美觀的三十二畝大的校庭，在正常各學期及暑期都有六百學生註冊，有三十二位教職員。它已經提高了一百萬人的生活了。

當我在那有着莊嚴的棕櫚樹和修植得很好的草地的校庭裏散步的時候，回想到由垃圾堆建起來的基礎，我就揉揉我的眼睛捏捏我自己。信仰和努力工作，能夠從轉個在棉花田裏勞作的孩子的幻想裏建起了這一切我的心裏。充滿了謙謹的敬忱了。(完)

needy 貧窮人，由形容詞加冠詞的轉化成名詞，此外如 the young and the old(老幼)等皆是；staffed 由名詞 staff (職員) 轉化成動詞的過去分詞；took over 接收。(編者註)

翻譯文法 陳 礪講解

各詞之轉用

- 固有名詞用作普通名詞—附加冠詞，或取複數形
 - 表示類似的人物
A Newton cannot become a Shakespere.
(像牛頓一樣的科學家不能成爲像沙士比亞的文學家。)
We cannot all be Franklins.
(我們不能全成爲像佛蘭克林那樣的人物。)
 - 表示作品
Have you ever read Shakespere?
(你讀過沙士比亞的作品嗎?)
- 物質名詞用作普通名詞。
 - 表示以此物質所製成的東西
He presented a paper on this subject.
(他交出一篇關於這個問題的論文。)
 - 表示物質的種類
Water consists of two gases.
(水由兩種氣體而成。)
- 抽象名詞用作普通名詞

Labour is not only a necessity but it is a pleasure.
(勞動不但是必需之事，而且是一種樂事。)

Youth should respect age.
(年青人應當尊敬年長者。)

All the rank and fashion were present.
(一切高貴上流的人士都到了。)

- 普通名詞用作抽象名詞
What is learned in the cradle is carried to the grave.
(幼時所學的至死不忘。)

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
(文比武強。)

- all + 抽象名詞 } = verp + 形容詞
抽象名詞 + itself

She is kindness itself.

She is all kindness.

= She is very kind.

(她非常和藹。)

注意：all 亦有加複數普通名詞的。

He was all eyes and ears.

(他極力注視傾聽。)

友カ我

スタンレー探險物語(八)

三 別離と任務

そこでスタンレーは次の考案をもち出しました。それはリヴィングストーンを護衛してウニヤエンへの部落まで行くといふのです。そこにはスタンレーがウチヂへやつて来る途中、いろいろな物品や銃器や小舟やテントなどを残してきてあります。それをみなリヴィングストーンに提供し、スタンレーは大急ぎで海岸まで出て五六十人の従僕をやとひ食糧その他の必要品を持つて来させよう。それにまたウニヤエンへの部落はウチヂよりも文化的に開けてゐて静養にも便利にちがひないのです。この考へにはリヴィングストーンも喜んで賛成しました。タンカイニイカ湖北端への探險はいはば二人の記念の旅でした。

予定はきまつてゐますウチヂで数日休んでから十二月十七日スタンレーはリヴィングストーンを護衛しながら出發し、来た時と同じ困難な道を五十日餘りかかつてウニヤエンへの部落へ着きました。不幸なことにはスタンレーが預けておいた荷物は大かた盗まれてしまつてゐました。しかしもつと悲しいことは月日が早く過ぎてゆき、スタンレーはもうリヴィングストーンと別れなければならぬなりました。

二人の間は友情といふよりも師弟のやうな愛情で結ばれてゐました。スタンレーはこの時三十一歳、リヴィングストーンは五十九歳になつてゐました。そしてこの老探險家の高潔な人格はこの若い新聞記者に深い影響を與へてゐました。

三月十四日にスタンレーは出發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その前の晩になつてもリヴィングストーンはスタンレーを引止めたいやうな様子でした。スタンレーも長く居残つてゐたい思ひでしたが海岸へ出へリヴィングストーンの探險隊をとのへてやるといふ重大な任務のことを考へました。探險はいつでも出来るが人の體力や生命には限りがあります。リヴィングストーンが一應歸國するのを承知しないのもその事を考へてゐたか。悲痛な感慨のうちによく眠れない夜は早くも明けかかりました。もう荷物は戸外に持出され、忙しく出發の準備がされてゐました。朝食の食卓についても、スタンレーは胸がいつぱいで何にも食へたく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リヴィングストーンも食欲がないやうでした。

【註釋】「もちだす」 拿出来想出來

【「はば」】 説起來……

【引止める】 留

【提供する】 獻給

【預ける】 存放

【居残る】 留在……住在……

斯坦萊探險記(八)

三 離別與任務

胡謨譯註

於是斯坦萊又提出了別の辦法。就是護衛斯坦萊到維尼因貝去、在這裏、斯坦萊到奧基基來的途中、曾扣下了許多物品、槍械、小船、帳篷等。把這些東西全奉送給李溫斯頓、斯坦萊再趕快到海岸去、僱五六個從者、讓他們携來食糧和其他的必要品。而在文化方面、維尼因貝也遠較奧基基發達、對於靜養上、自然是較爲便利。

對於這個辦法、李溫斯頓也極欣諾。坦于尼卡湖北端的探險、說起來、就是他們兩個紀念的旅行了。

預定已經決定了。在奧基基休息了數日後、十二月十七日斯坦萊便護衛着李溫斯頓出發了。走了五十多天、和來時一樣困難的路、才到了維尼因貝部落。但是最可痛心的、斯坦萊存放的行李等物已大部被盜。而尤其令人抱鬱的就是先陰走得很快、斯坦萊必須和李溫斯頓分手的時間已經來到。

與其說他們兩人之間的友情、毋寧說在他們的內心是連繫着師弟那樣的愛情。斯坦萊這時是三十一歲、李溫斯頓已經五十九歲了。而這老探險家的高潔的人格、給這個青年記者很深的影響。

斯坦萊便在三月十四日出發了。雖然已經到了前一天的晚上、李溫斯頓還是好像要留斯坦萊的樣子。斯坦萊雖也還在這多任務時、而他是計劃着整頓到海岸的李溫斯頓探險隊的重大任務。探險、甚麼時候都能幹、但是人的體力和生命却是有限。斯坦萊雖堅不同意歸國、是否也會想到這些？在悲痛感慨中睡不好覺的夜、很快的就亮了。行李已經拿到外面去、正在慌忙辦着出發的準備。到了朝飯的食桌、斯坦萊的胸口已經滿滿的、甚麼也不想吃、李溫斯頓也好像無心吃似的。

【「やとひ」】 僱用

【荷物】 行裝

【眠れない】 睡不着

【「……にちがひない」】 一定……

【「大かた」】 大部

【「……さつさつ」】 滿滿的

文藝隨筆二

二 文藝隨筆二

·林茨·

讀王統照「江南曲」詩集，覺得他的詩喜愛用極長長的句子，像是：
夜深沉，初夏的熱風獨唱着懷鄉曲，老乞人伴守着寂寞；

(熱風曲)

多明亮，多慘，多惡毒！刺入瘋狂殘忍者的心底，挑起他們肺腸在火網上游戲。

(飛龍與火網)

這種句子是不適宜於寫詩的，不但讀時感覺這樣，就是看起來也覺得滯澀。不過，後者有時尚能表現頓挫的力量；而前者則缺少詩的美麗。王氏的詩我讀得不多，不過僅就「江南曲」說，他宜於寫短歌，而不善寫長詩。〔又一度聽見秋虫〕是一首讀來很好的詩，但「甲午戰場」就遠不如它。寫長詩我想起威克家的近作，威氏是以短句敘長事，雖有時缺少詩中應有的想像，但他努力的是真實。王氏在這一點上有和他相同處，那就「蓮花峰頂放歌」一詩形式上的相近，然而他不如威氏成功。比較接近的還是：
古長城石學外一陣天風，
昏夢間煽起人類的心潮，
潮頭浪花都像孩子氣的踴躍，
這世紀，世紀的童年重新來到！（我們有太多的孩子氣）這却是威氏短歌中的風趣了。

二

寫散文不是抒情和敘事。有時抒情敘事的文章易寫，而藉着短促的文字中發揮一點作者個人的觀感和見解，是一件困難的事。過去幾個散文作家的成功處多半在於散文的有內容，不僅是文字的游戏，不缺少真實的靈魂。

所謂有內容也是包括許多方面的。有的是藉題發揮，有的是抄引書籍。前者所以見作者的生活態度，後者所以見作者的豐富學識。但能融會這

兩個特點的，才算至高的成就。

偶讀梁遇春散的散文——「春聲集」和「淚與笑」，見到他的成功是別的家所不能達到的。這個作者在世間活得並不久，而他大半的功夫又用在一般英國散文詩歌上。但他的散文成就也正因為基於對英國文學透澈的了解上。

他的文章全含着豐富的學識，然而他不是滿篇徵引他人的話語。他能很恰當的融在自己文句中，所以也自然見出他與人的生活態度了。

關於他的散文的批判，我不想多說話，只提出他這一個特長，使忽略這個作者的人，不妨拿起他的集子讀一下。他的寫作態度，葉公超在一派與笑」的跋裏所說一段話，值得我們深深體會：

「吻火」是惺惺志摩的。寫的時候大概惺惺志摩的熱潮已經冷下去了。我記得他的初稿有二三千字長，我說寫得彷彿太過火一點，他自己也覺得不甚滿意，遂又重寫了兩遍。後來舉給廢名看，廢名說這是他最完美的文字，有爐火純青的意味。他聽了頗為之所動，當晚寫信給我說：「以後執筆當以此為最低標準。」

這是一個作者應有的態度。

三

鄭荻帆出了「木廠」二本詩集，裏面包括四部，連前面序詩，一共有九章詩。他所描寫的全是木廠的生活，以自己為一個木廠學徒的口氣供述下去。拋開他寫詩的技術和題材不談，這種方法是頗可注意的。

那就是用每章可以單獨成立的詩歌，連綴起一個整個的故事。它和長詩不同，長詩是一貫的，而這種詩有它一致的精神，也有單獨的美麗。這容易比長詩寫得成功。

不僅詩上是這樣。散文和小說也都不妨採用這種方法和形式。悄吟的「橋」就是這樣的一本散文，它比起來是在她的作品中成熟的一部，尤其比她的長篇小說，像「生死場」和「馬伯樂傳」更為精巧。在小說方面，使我想起和悄吟的書同名的廢名的「橋」，也是由短篇組成長篇。這幾部作品都有它們獨特的成功處。

四

好久沒有讀此間的創作。偶然拿起十一月號的「中國文藝」讀，對於看到的幾篇小說有些話想說。

雷妍「輕輕」描寫一個愛情的故事，很平淡。舒申的「黑珠」同他寫的「小琪安」一樣，記述一個孩子的事。若心的「灰色的雲」是寫現社會的一個惡現象。梁稻的「人間」輕淡的畫出了幾種人物的面影。

這裏面，值得提及的是「人間」一篇。由它裏面可以多少看出我們的時代來，見到在這時代生活的各種人：律師、書記官、編輯、保險公司的跑

外、醫學生、汽車司機等。這裏面更參雜了兩個女人。故事的題材是很好，只是作者有些吝惜他的筆墨，給這些人物只畫了一個輪廓，沒有深刻的去描摹他們。所以，我說那些影子是淡薄的，因這輕淡，也就減少故事本身的意義了。

同樣，我們觀察「灰色的雲」也感到很欠深刻。這也是一個足以反映現時代的生活高漲和社會間矛盾狀態的題材。不過，作者只能速寫一個片斷的現實，沒有達到他更大的力量。

這是我們觀察到的目前創作界的一個普遍現象。

其次，就「輕煙」和「黑珠」兩篇，見到的敘事的手法全是平鋪直敘。「黑珠」作者的成功處也就在這一點上。他有很吸引讀者的筆墨，然而讀者的腦子也是很輕鬆的，一點不費力的，順着他字裏行間走下去。另外再也體會不到別的其他東西。說句不好的話，就是缺乏結構，只是「說故事」，還不到「寫小說」的程度。小說的處理題材不是直敘，不是輕快。而另有它藝術上的組織，這就要看作者的組織和渲染的方法了。可惜，目前創作界多數人的失敗就在這一點上。

這兩個現象，我想應該是期待修正的。

寫作的目的

寫作真實的目的是把文字換作餵貓的魚食！

式鴻

繁星掛滿了天，初起的晚風吹弄着白色的窗簾，作家斜倚在午窗沙發上出神，吃過了溫暖菜湯後的無聊充分地顯露，作家的眼光似由玻璃窗透過來的星光落到太太烏亮大眼上，心裏想着一個詩意的比擬。

「喂，別發楞啊！」太太先開了口，「我的夾大衣怎麼樣？」

「過一過，等等……」
「等一等！等到我死了給我燒紙衣裳。」
「咳……」
「嫁了你這個窮酸才倒霉呢，作家，哼……」太太把作家用鼻子呼出去。

「自然，凡是身無一技之長的人都可以叫作家，作家幾個人一儼，別的不提，作家也得有作品啊

「……」作家一聲不響閉目間睛地忍受，蒼白的臉龐在暗燈光下發出灰色的反映，寂靜的空氣把太太給捆在那兒，每到這種時光太太會很巧妙的改變戰略。
「說真的，華，我的夾大衣怎麼辦？給我寫兩篇稿子得啦，你的字不是值兩分錢一個嗎？」太太很瘦的面頰。
「寫什麼呢？」作家茫然地說着，當那瘦削的髮香吸進鼻孔時，

一段甜蜜的回憶清晰地展開，他憶起在公園裏清涼的月色下——

她說：「我期待你來開口，女人常是怯於主動，但是我早已決定接受你的一切，來吧！」更輕輕地

「我會做一個好妻子，我會像隻貓兒那麼活潑，馴順，我會像快樂的象徵。」是的，她願是個貓兒似的

的女人，（作家在一結婚的時候便體會出來），並且是隻美麗的貓兒

，她的吸引人的地方是一種說不出來的神韻，當她傍在身邊，正像一隻漂亮的花貓偎在懷裏發着抑揚的

呼吸聲，微微伸縮一下短小的前腿，做成一幅可愛的睡態，唔，你忍得

揮走她嗎？但是貓兒只是供人憐愛的東西，沒有優美的物質她會嗚嗚地吼叫或是忿忿地離去，作家對於這點看的特別清楚，他尤其肯定地

認為太太喋喋不休的吵鬧精神和貓兒的饑貧愛富是十分地相似，貓兒一番，看看天空，明月上蒙了層暗影。

太太在作家唇上吻了一下打斷了他的思潮：「寫吻不好嗎？」

「寫吻？」作家苦笑了笑。「我不是已經寫過三次了嗎？第一次爲了你的皮包，第二回是妳買毛

衣，另一次是小寶寶的小車，每篇都有六七千字，還寫出什麼來。」

「不能再寫？」
「換個題目好啦，唔……老盛青年月刊來催稿，特約寫寫作的目的給青年們。」

「啊，親愛的，特約的稿費更多，你早說，我帶着看電影的時間到了，我回來的時候你一定會寫完了。」太太回過頭去。「陳媽

，把寶寶抱來。」
「媽，你領我看電影去，」白

胖胖的寶寶興致地說來。

「乖乖，你怕黑嗎？」
「跟着媽不怕。」
「好孩子，走吧，跟爸爸說再

見。」
「回見，爸爸。」寶寶伸出溫暖的小手和作家揮了揮。

「真乖，跟媽聽說啊。」
「華，我們走吧。」太太噙着上了酒窩輕地一笑。

「嗚，嗚……」時鐘的敲打把走遠了的高跟鞋咯咯的聲音壓下去，九點整，作家急忙的抄起紙，他寫着：

「青年的朋友們：每當我們提筆寫作時，要想到我們寫作的目的是爲……」

鋼筆桿在兩個手指間來回地旋轉，一時許多名詞充滿了作家的腦子，爲人生？爲藝術？爲太太？爲孩子？爲絲襪子？爲……作家手按着發漲的頭接下去：

「是爲了忠實地表現人生……」

一口氣作家寫下八千字來，他寫着文學與生活不應相提並論，人們獻

身文學要犧牲一切，爲生活而寫作是多產與濫制的前因，文壇的荒蕪

是以寫稿爲生的人的錯誤，而後他舉了中外古今若名家怎樣爲文學

而接戰，終於造成著名的結果，結果他把改造今後文壇的責任交給後

起的青年們，作家打了個哈欠拖起疲乏的身軀方要走向床鋪，忽然想起

起什麼事情似地孤起了筆在日記本子上寫着：「寫作的真實的目的

是把文字換作餵貓的魚食。」拋開了筆，長噓了口氣，作家倒在床上，沉沉地睡去。

風舞在還沒凋落的秋葉上，閃爍的星依然慢慢地移動，是敲散了口氣：「人生！……」



「螞蟻山」

為螞蟻山流血
是光榮的！

先聲

初冬的太陽是暖和的，夜晚凍結了的薄冰又在慢慢的溶化了，原野是靜寂的，像一個深沉的夜，可以聽到微細的響聲。

「鴉——鴉——」像一塊沉重的石子投入池水裏蕩起微波；然而又寂寞的沉落了，原野裏常有飢餓的烏鴉去找尋食物。

一個靠着吉灤河的古老的村莊；人們還記得一個久傳的故事，那是悠遠的以前，一羣遠來的流浪漢，帶着悲苦的記憶埋落在這裏。沿河沖積的地層是肥腴的呵！於是流浪的人收斂了流浪的心，竟在這兒滴着血汗耕作了，慢慢培植起一顆幸福的種子，流浪的人得到欣慰了，期待着一朵鮮麗的幸福的花。然而，然而，却看盡了另一羣不義的人，所以在久遠的以前，留下了許多腥血的事跡。可是竟沒有人打破許多心跡的城池，於是不義的人們散失了。從那兒留下來這個村落的名子——螞蟻山，是像微着一羣合力勞作有着原始的義氣的人。

螞蟻山的人們是忠實的生活在這裏，老年人還會向你低訴着許多古怪的故事：——

那一年吉灤河的水漲滿了河槽，村民們都跑到龍王廟前，三夜未停了香火，在虔誠的默禱；然而不幸水終於淹沒了房屋，大家在屋頂上吃過辛苦的日子；那一年在岩山頂上由一個道下斬了自己的中指以鮮紅的血繪成圖樣，監修成一座高塔，塔上保藏着鎮壓吉灤河水的咒文，又有那麼一天塔的影子清晰的由陽光映在遙遠的城池裏縣衙門的公堂上；還有那一年……古老的傳說會給你些許神秘。

螞蟻山現在已是受着新氣象的侵蝕了，人們的眼裏也曾留過許多科學產物的影子，於是增多了螞蟻山的人們晚飯後的話題了。近來有一條新修的大道正通過村落裏，所以每天都有旅行人留下的足跡，還有馬車，也有新型的汽車偶然的一過……

「小文，你們看！」一個孩子指着遠方的羊羣向雲姑娘的弟弟說，「可愛的羊羊哪！」

天上飄着棉一樣的雲，潔白的嵌在淡藍的天空，風又催促着枯葉搬家了，有一羣孩子在田野間遊戲。

活潑的孩子們轉動着眸子注意到遠方，遠方有羊、有山、有河、有掛着白帆的船慢慢的移動；水上的生活也是幽美的吧？在小小心靈裏描畫出一幅美的圖畫，美的畫頁裏是有着吃不盡的蘋果的哪！笑了，孩子們天真的笑了。

「小蘭哥，我們到河沿玩去！」小文望着較大的孩子說。

「好！」

「去！」孩子們快活的同意了。

「不！媽媽不許，」雲姑娘說，十二歲的孩子。

「去吧！好姐姐，」

「不，你們看日頭快落了，」一隻小手指着太陽。

「要不我們去了。」

「我們一定不告訴媽媽。」

於是一羣孩子踏着田野間的枯草很快的跑去了，小蘭跌倒又起來，他們越過一個小溝穿過一片叢林，有的孩子落後了。前面橫着一條很寬的路，過了路那邊再走不遠就是吉灤河沿，河岸上正停着一隻小白船，像古希臘神話裏神秘的傳說。

「快！看誰先到？」孩子們真的跑得更快了。

這時有一輛雙馬的馬車跑來，車夫用鞭子打着響花，嘴裏高呼着淫俗的春調，頭上歪頂着帽子，堆着滿臉的高興。

一個跑得最先的孩子，偏着頭看那些落後的伴侶匆忙的移動着脚步，於是孩子又笑了。

「小孩，混蛋，小孩……」車夫粗野的念叫着，然而警醒起那幼小的孩子注意的時候，孩子却已倒在馬蹄下，可是車夫已阻不住馬的前進了。於是粗野的罵聲，孩子的尖叫聲，振盪着原野，又映出一件不幸的故事，不幸的故事又在擾繫着苦痛的心靈，一個孩子就這樣簡單的倒在路上，鮮紅的血浸蝕着路面，孩子的眼包滿了淚水，還在低叫着媽媽，然而聲音

回憶的念珠

•蘇菲•

在獨自的時候，一串回憶的念珠，是有着一杯醇酒的滋味的，貪婪地一顆顆地捻着，接着就又要來啦，一直循環着。

一遍，兩遍……在獨自的時候。

最年青的是第一顆珠，它是歡樂的，有着墨栗的色素的。那是在清晨的田埂上，幽靜恬淡的陽光裏，象栗色的田野，麥穗在搖着蒲柳般的顛，織起稠密的輕軟的奏浪。在這兒我們一塊兒聽着跳越的嗚嗚的鳴聲，跑着，跳着。我要扮一個老練的舟子，把船飄舞着的白帆，當做一面炫耀的白帆，在栗色的晨風中翻起，伴着愛嬌的小姑娘，在軟軟的麥浪裏盪漾開去，永恒地說着一些頹郁的話，快樂而又幸福。

第二顆珠是湛藍色的，有着幽怨的深滋味，也有着纏綿的戀意。那是在藍藍的沙汀上，縹緲的怨世一般的海風裏，湛藍色的天邊着散金色的鐘，湛藍色的海漾着鎏色的金。在這兒我們相對地坐着，親切而怨嘆，像一對懂得世故的孩子，默默無語。第二顆珠是空虛的呵，只有一片盪好的風光，而卻沒有溫暖的貼身的好夢。

而且，第三顆珠是更其憂悵了？顏色是容易褪落的暗灰色。在暗灰而溼漉漉的雨之街，石子小路給雨水溜子沖得突兀不平，兩個人撐着兩把油傘，蹣跚着沉默的將離的步子走着，空氣是寂寥得使人生怕，各自低着頭，偷偷的歇着透濕了的鞋子。這顆珠給我那以揮揚的手帕的獻藉，還有離那由模糊而消失的背影，和輕輕的丁寧。

以後的念珠，便是孤獨的了，在冷清的狹室裏，在漠漠的行旅中，在不寐的眠床上，吟哦着生之懷想曲。

在獨自的時候，只許我檢起一串回憶的念珠，貪婪地一顆顆地捻着，讓它一遍遍地循環。

我知道她也有這麼一串回憶的念珠，因為她的性情我是很熟悉的呢。

是漸漸的低微了。
「可是馬車却更快的，發狠的跑去了，揚起許多沙塵罩在孩子的面上，別的伴們嚇得散了，哭着跑進村裏。
第一聲是雲姑娘在散佈着不幸的消息，由顫抖的聲音裏，人們不曉得是發生了怎樣的事跡。多聲的慰問，多聲的嘆息，終於人們知道了，那是雲姑娘的弟弟小文被馬車從下半身壓過去，橫倒在血水裏……老年人洒着枯澀的淚滴。
「咳——文兒——
「大伯，不行，我們決不能放過這無義的人，備好馬我去追，咱們媽嶺山向來不吃這樣的虧，我們媽嶺山也是好惹的麼？你去，隨後我們也去！我「黑牛你就去，我們媽嶺山也是好惹的麼？你去，隨後我們也去！我

們先去看小文。——
真，追著馬蹄聲是寒涼的犬吠，敲打着每個靜靜的角落。路上的行人稀了。
「老兄！你看見一輛，跑得很快很快的雙馬車所去的方向麼？」
「多謝！
黑牛念打着馬又跑下去了，內心裏估計着自己已跑出了五里多路。前面廣着的是岩山，一座高聳的塔巖矗立於昏昏裏，尖刺着灰色的天幕，高聳的塔永遠的俯視着俯視着吉靈河沖積的平原。天是已微暗了，寒風吹着松林的山路的時候馬的腳步緩慢了，似乎已經疲倦，然而黑牛的鞭子起落得更急，一聲聲的叫喚，又換來更涼的更長的答語，響響又去敲打着山壁了。
「轉過岩山是柳陰寨。
「老人家，你看見一輛跑得很快很快的雙馬車所去的方向麼？」
「沒很注意，到像有一輛跑得很快很快的車，向西旁支路去了。」
「多謝！
人馬帶着疲倦又消失在另一條路裏。
「呵！前面是吧？」黑牛注意到遠方的影子，心在微微的跳動了，馬蹄像雨點打着紗窗。
「你站着壓死人還想跑？」黑牛跳下馬，奔向車夫說。
「怎麼！——可是車並沒有停住。
「不是我。
「就是。
「哈！告訴你吧！人是我壓死的，你要怎麼？」
「是你！好，站着，車夫真的停下了脚步。
「你要認清點，你問問誰不知我趕馬車的劉三？得啦，我這兒有十幾塊錢，你拿去吧！」
「混蛋！
黑牛用力的打去，然而卻落空了，於是兩個人在地上撕打起來，下弦月暗澹的照出兩個模糊的人影在田野間滾動。
車夫的臉上滴着血滴，然而黑牛却感到自己疲倦的體子有些支持不住，口裏的液體流到肚子裏。在這種荒涼的曠野是得不到援助的呵！
「爲什麼！流血是光榮的！黑牛咬着牙。
「但是黑牛卻真的倒下來了，車夫吐出一聲慘笑。
但是這方又起了嘈雜的人聲，一破深沈的夜，四週有燈火一點點的走進了，聽見一位年老的人在喊：
「牛兒！我們來了！」
車夫看着燈火，咬痛的遍地上。
終於車夫跪在枯草的遍地上。



一個真實的故事

我母親的男人

[六]

十之今名譯

不久，我得知傑克這種釋懷的原因。傑克的家庭很圓滿，生活很優裕，承受着母親和姐姐的撫愛，在快樂融洽中成長起來，只是和第一個妻子分離的事情，使他十分灰心，他變得孤獨，幾乎要把自己與世界隔離開，他以為沒有和他同心的伴侶，他與人世之間築起一道堅厚的壁壘。

但是，一個新的事件的觸發，常常是偶然的。五年前，母親去到芝加哥獻身歌舞，當時傑克正纏著一腔哀悲，看到母親的豐滿的身段，動人的體態，響徹的歌喉，明媚的眸子，在千里遇相知，一見傾心的情形下，便熱戀上母親了。他向母親求婚，母親沒有拒絕，經過極短的戀愛時間，便舉行了婚禮。

他們彼此間認識很浮淺，沒有更多的時間，讓他們加以確切瞭解，母親好吃懶作，傑克每天公事回家時，常常看見母親穿著睡衣僵臥在床間；她很少外出，爲了化裝要用去很長的時間的緣故。

傑克是一個好客的人，願意把自己找到友朋歡聚中，尤其喜愛戶外各種運動，但是，母親却整天躺在睡椅上，讓夢鄉做了她精神寄托的園地。傑克承認這大和母親的結合，是錯誤了。可是他用各種方法使母親歡喜，他不願把母親孤獨地留在室內，因此把每天黃昏的時光，都消磨在自己的住室，或是陪着母親對坐閑談，除去他習慣地必須睡前在戶外散步十分鐘之外。

不知道有一種甚麼力量，日夜在體內衝擊着，當我初次看見傑克的時候，便被她努力吸引，使我癡妄，使我瘋狂，使我經受着慾火的焦灼，使我不能熄止加劇燃燒的變態之火。我不顧理智警告我那是一個愚蠢的痴念，一種危險的行爲，雖然他是我母親的丈夫，但是始終結不住一團熾熱的情火。

自從和母親同居之後，生活並不見得怎樣舒適，每天由早到晚辛勤操作，瀟灑，烹飪，縫紉，縫補，冗困的家事，煩擾的心緒，交響着我生命之曲，像一條沒有裂痕的鎖鏈，永遠在纏繞着。常常因爲瑣事繁雜，孩子的衣服都無暇更換，母親，時常責備我，然而她卻每天三餐之後，安閑在一邊不肯幫助我，我失望我有這樣一個母親。

有一件事情使我不能不瞭解母親的心理，她每天最少有一次，其至有若干次，與傑克通電話，一種肉麻淫蕩的聲音和姿態，任何人都難以想像出來。傑克外出時，她總是和我叨叨不休地非難她的丈夫，傑克歸來時，便冷聲熱嘲地責備着。過着星期或是休息的日子，傑克便留居在室內。傑克是個有着青春活力的青年，然而母親却將他當作生活娛樂的玩物，雖然傑克每天夜晚和她共在一起，而她的羞惡感和另外女人住還。自從他們結婚之後，常常在傑克外出歸來時，掀起劇烈的爭吵。

一天下午，我整理完食器，回到房內，傑克正站近傑姆床邊低吹着口哨，他以為母親走來，說着。

「黛爾，」他沒有轉過身，「我願意我們能有這樣一個孩子，他可以使我更勇敢地生活下去，使我前途有着希望，但是，我們爲什麼不能做到呢？」

我從未聽過這樣沉痛失望的語句，像判刑宣佈的罪犯。

「不要生氣，黛爾，」他沒有聽到回答，「我知道你也有同樣感覺，但是何不能讓我快樂起來呢？我已經不能再把握着自己了。」

我知道母親很少與傑克同床，夫婦之間沒有過性的行爲，傑克每天吃過早飯，就去到公事房，母親同他說話，他只安祥地回答着，他默默地用過晚飯，就回到自己房中，閱讀書報，一直到第二天清晨，他們沒有親吻，擁抱，更沒有過性的生活。傑克深深感到性的渴望和饑餓。

「傑克，不要過分失望，你需要振作起來。」

「我安慰傑克。」

「呵，是你嗎？碧蒂？」我以為是黛爾走來了呢！

「傑克驚奇地。」

我是一個十八歲的少女，有着柔媚棕色眼角，光亮整潔的頭髮兩片富有誘惑性的口唇，嘴脣是那樣的深刻明潤，襯托着兩個紅暈嬌嫩的臉頰，還有豐盈健美的體態，隱隱高起的乳峯。

這時，傑克抑制多時的慾火，突然爆發，他緊密地雙手擁抱着我豐滿的乳峯，熱情地，冗長地，饒渴地，瘋狂地吻着我的臉頰，額頭，口脣，頸項，臂膀，以至於我整個個體。

「碧蒂，我愛，我爲你要發狂了。」他語音顫動地說。

「傑克，親愛的，我日夜在想念你，幾乎每夜不得安眠，傑克，請你盡情地吻我吧！」

熱情像汪洋中的浪濤，排山倒海傾瀉出來，第二次我們又緊偎着臉頰，熱壓着口唇，我微瞇着雙眼，半窒着呼吸，心在狂跳，血在奔流，沉醉，迷亂，甜蜜，舒暢，把我飄送到另一世界去。狂吻，熱抱，解救了傑克的愛情抑鬱和饑渴。

為誰鐘鳴

(甲)

Ernest Hemingway 著
李漸譯

「好吧，那末，我就按當時的實在情形說。但是，你，美人，如果到了你聽着難受處，告訴我。」

「如果我聽着難受，我就不聽了。」馬莉亞告訴他。「這件事不見得比我所見的許多事還難受。」

「我相信牠能使你難過。」婦人說。「給我一支紙煙，英國人，我們就講起來。」

女子靠在溪邊的一堆亂草上，買敦平躺在草地上。他的兩口都在地上，他的頭枕了一堆亂草。他伸出手去，找到了馬莉亞的手，就抓住了。他們的兩隻手在草上磨擦，一直等到她把手張開了，平放在他的手上，他們聽着講故事。

「正是一天清晨，幾個守營的民軍降服了。」皮洛說。

「他們或兵營來着嗎？」買敦問。

「白波在黑夜裏帶人把他們圍住了，切斷了電報線，在一段牆底下安放了炸藥，去向守營的民軍招降。他們拒絕了。在黎明時，他們就把圍牆炸開了。兩方開火了。死了兩個民軍。四名被傷，四名投降。」

「我們在晨光裏都伏在房上，沒有消失，因為牠們飛起在空中很

高，沒有風把牠們送走。我們一齊向缺口射擊，在煙霧中裝鎗同時發出。隨後從煙霧中有停止射擊的喊聲發出，有四個民軍高舉雙手走了出來。營房的屋頂，大部擊毀，牆也沒有了，他們出來投降。

「裏面還有人嗎？」白波喊着。

「還有受傷的。」

「看住這幾個。」白波對住四個由我們射擊處跑過來的人說。「站在那裏，靠着牆。」他向四名民軍說。四個人就靠牆站住了，污穢，滿身灰土，煙薰火燎，看守他們的四個人，用鎗對着他們，白波同了幾個旁人去結果受傷的人。

他們作完了這種事以後，再聽不見受傷者的聲音，既聽不見呻吟，也不再呼喚，更聽不見營內發來鎗聲。白波同旁人走了出來，把他的大鎗背在身上，手裏拿了一支手鎗。

「看，皮洛，」他說。「這是由一個自殺了的軍官手裏得來的。我從來也沒有放過手鎗。你，」他向着民軍中的一個說，「使一使這種鎗給我看看。不，不用使給我看看。」

「四名民軍靠着牆站着。當他

們聽見營房裏的鎗聲時，都面上流汗，一語不發。他們都是高大的漢子，臉上是十足的民軍的神氣，像我的臉的神情，除了臉長了短鬍鬚，是因為早晨還沒有功夫去剃一個個靠牆站着，閉口無言。

「你，」白波問離他最近的一個說。「告訴我怎樣使。」

「把鎗小栓向下擊。」那個用了很苦的聲音說。「把推彈栓向後拉，鬆手鎗就退回原處。」

「哪一個是推彈栓？」白波問，他看着四名民軍。「哪一個是推彈栓？」

「就是上邊放鎗時動作的那一塊。」

白波把牠往後拉了一下，但是那裏卡住了。「這是怎末了？」他說：「裏面卡住了。你跟我說。」

「再往後拉一拉，讓牠自己往前退。」那一個民軍說，我從來也沒有聽過這一種聲調。比陰霾的早晨還要悽慘。

「白波拉了一下，就照那個人所說的讓牠自己退回去，推彈栓就回到原處，子彈就上好了，機頭正張着。這隻手鎗的式樣很難看，圓柄很短，鎗筒大而扁，使着不大靈便。這隻個民軍始終看着他，一句話也沒有說。

「你打算把我們怎麼辦呢？」

「一個一個的。」白波說。

「鎗斃了，」白波說。

「什麼時候？」這個人用了同樣的悽慘的聲音說。

「現在，」白波說。

「在什麼地方？」這個人問。

「就在這裏，」白波說。「此處現在。此處同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嗎？」

「沒有什麼，」那一個民軍說。「沒有什麼說的。但是這是一件醜事。」

……（以下敘說白波殺戮降兵，近於殘忍，故略去不譯）

「我們已竟佔有全境，時間還是在清晨，任何人也沒有吃東西，或是吃過咖啡。我們彼此相親，因為轟炸營房，我們都是滿身灰土，神氣好像是在打戰場中相似。我拿了手鎗站在那裏，手裏覺得很重，每一看到牆邊倒着的四名民軍，我就覺得腹中無力，他們都同我們一樣的滿身泥土，但是每一個的血把牆邊的泥土浸濕。我們站在那裏時，太陽升起了，越過遠處的山頭，照在我們站立的路邊，同營房的白牆。朝陽照着空中的灰塵成金黃色。站在我身邊的農民，看着營房的牆，同牆下伏着的東西，隨後看了看我們，又看看太陽，說了，「好嗎，這是起初的頭一天。」

「現在我們去吃一杯咖啡，」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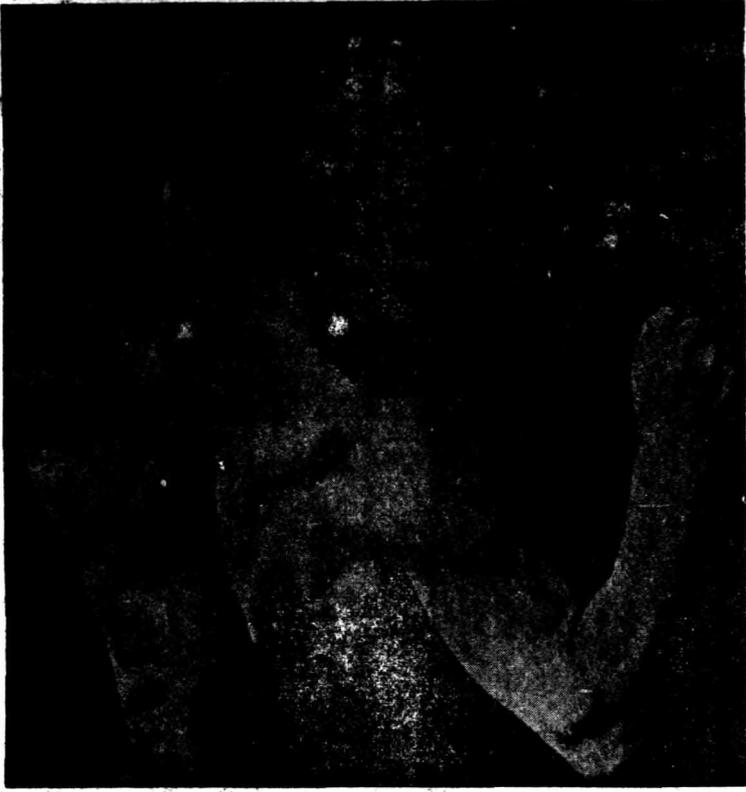
「好，皮洛，好，」他說：「我們就走進城去到了廣場。這是我們在鄉村中最後鎗殺的幾個人。」

「其他的人怎麼處置呢？」買敦問。「鄉村裏除此以外就沒有民軍同黨了嗎？」

「怎麼，沒有民軍的同黨？還有二十多個呢。但是，一個也沒有被鎗殺。」

(未完)

強壯的秘訣



去病
延年
若素

語云：人是鐵飯是鋼。如果吃不進飯去，絕對不能強壯，所以強壯的秘訣，就是要有「一付好胃腸」。能够多進飲食，食後容易消化，能得到食物中之營養成分，身體自然強壯。

虛弱之人，想要強健胃腸，最好服用若素，因為若素是健胃理腸的妙品，主食慾不振，消化不良，及其他一切胃腸疾患，服用若素，無不痊愈，若素成分，更含有大批人體所需要的營養品，對於虛弱之人，除健脾胃外，更能直接補給，故長期服用若素，自然體格強壯。

新訂價目
小瓶五角五分
中瓶一元七角五分
大瓶五元五角

北京東單新開路
若素製藥公司
各大藥房均售

刊登廣告費
每字第十八號

吾友

訂閱：每月九期
半年五十四期

一元七角
九元七角

(郵費在內，外埠用郵票，郵票不收。)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廿四日